姚氏家乘

未

254
1424
8

吳興姚氏家乘卷十三

戶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姚延啟謹

題爲清丈責在有司遣官徒費歲月敬陳簡便之方以杜隱漏

擾之弊事切閭厚下所以安宅易卦垂損益之文生財貴

于阜農王政軫稼穡之苦我　國家創建之初正先代喪

亂之後三齊丁壯半膏于鋒刃兩河沃土盡鞠爲荒萊

皇上甫膺寶命首布寬仁蠲租之

詔時聞賑貸之施屢下所以山東父老扶杖徃觀中州流移漸

還故土今議者以兩處地多隱占課額不登請

特遣冢斧專官清察荒熟地畝誠救時之奇策也但以臣計之

夫器久則多竅物久則敝生

定鼎十有五年其間能無盈縮自當及時清察惟是

特遣御史則實有大不便者恐

國課未增而民間先擾請得而詳言之何者清荒易清熟難清荒中之熟難清熟易清熟中之荒難如地形方員平正直截一條者爲荒爲熟一望瞭然易于查覈乃有荒熟相間甲乙相搭卽如一頃之中或有數十家一戸之地又分數十段犬牙相錯欲加丈量必銖銖而積之寸寸而累之竊謂大

州大縣非一歲不得竣事也而一歲之中又有起徵錢糧
布種畊耘妨其淸丈之功可以鹵莽竣事乎若一差御史
或駐府或下縣催督旣嚴有司畏威惕息鄕村鷄犬皆驚
必且刻期報完虎狼之吏望風承指授意弓手而弓手乘
機舞弄因緣爲奸有錢者以熟作荒以多爲少單丁獨戶
窮苦營生者不能滿此輩之意必荒反爲熟少反爲多含
寃負屈叩
閽無路者有之矣御史乘傳廵行勢不能久駐縱有告發其能
一一而按驗之乎非草草也田土詞訟頭緒冗碎若細加

辨駁則日不暇給又恐招生事地方之名故只得以依樣
葫蘆了事究竟經過一番民間之物力已耗其大半矣臣
讀科抄見近日河南山東巡撫續報淸出荒地業已漸次
就理不待更差專官如必欲差御史但令駐劄省城衙門
行文各府州縣不差一役關提止以白簡繩其後有司若
必盡行履畝則功効浩煩徒躭時日反滋弊竇臣有一簡
便之法先查戶籍中摘其地多差少者卽係隱漏情弊身
親淸丈徹底搜求無爲勢要所奪無爲吏胥所愚精心敏
手設法窮究不過查十數大戶其弊盡出若有抗匿申院

叅處誰敢阻撓其餘小民細戶不煩清丈而聞風破膽自然爭先舉首矣此建瓴高屋事半功倍之道也有司告成于御史御史擇其立法最善民不擾而清地獨多者舉薦一二人以爲群有司勸庶乎上有利於

國家下無害于小民若令御史逐處親歷又令有司盡數清丈則一年之期未必能到而所過之地遠近騷然其豪右有力者反能巧計漏網而匹夫匹婦之家其膏血立盡縱使清出千萬餘頃而竭澤而漁則明年無魚不但荒者永荒卽熟者亦化而爲荒矣

皇上誠念山東河南之民明末死亡殆盡至順治初年土寇遍地瘡痍未起直待四五年間方始平定安集今之僅存者皆溝壑之餘也夫男子十五歲以上方成丁壯可以力田自順治五年迄今生齒不過十歲幼丁耳戶口未充雖欲其開墾復額安可得乎非再需之以數年之休養不能使野無曠土也臣言似若迂濶然皆仰體

皇上寬大之心不欲握算爲急以傷

國家之根本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奉
旨該部知道

戶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姚延啟謹

題爲貪蠹借名濫派凋敝力憊難支謹據實籲陳仰祈

皇仁普照痛除積弊以甦殘黎以解倒懸事切見我

皇上視民如傷凡民間疾苦無不欲諸臣入

告有司弊政摘發無遺請

命之疏朝上夕報此眞堯舜禹湯之心也臣有所知寧敢緘默

不言浙東一帶水陸要衝始因兵馬經過需用人夫以後

遂成陋規無論有兵無兵頻頻濫派名爲里長夫如龍游

桐廬金華義烏永康江山等處多者派至六七千名有轎

夫有扛夫有縴夫每名折銀不等一兩起至二兩官役分肥各得其半凡鄉親貴要往來其地者無不說情抽豊以供縣官結交餽遺之具至如游客之舟輿管家相公之行李無不役使人夫用之擡轎則夫即爲馬用之負擔則夫即爲牛用之傴僂曳縴則夫即爲挽車之騾矣上下山阪躑躅泥淖冬則凍僵冰滑夏則酷日炎蒸往往顛仆于道途莫保其軀命更可異者兵房蠹胥蚕食其中凡城中富豪吏胥一槩蠲免獨孤鄉民供役苦樂不均勞役偏受嗟嗟一方之民自此靡有孑遺矣臣 聞之傷心言之酸鼻留

心採訪皆言龍游縣爲最甚積蠹兵書葉翁先童小童二
人舞弊作奸任意折乾他邑取辦千里甲龍游獨科派于
保正並不論兵馬多寡及來之遲速貧富差貧用一取十
又加之嚴刑峻法以鞭其後致民貿妻鬻子流離死亡至
慘至酷不知百姓何罪而罹此荼毒也伏乞
皇上電燭浙東一帶民在湯火之中無如夫役最苦祈
勅下該督撫按嚴禁取夫之弊杜絕折乾之害如大兵經過應
用若干名止許照數城鄉均派不得借名分外肥巳如無
兵來往不許縣官私役一人及分送過客倘有此等情弊

聽民告理撫按立時糾參若有司廉潔愛民而上司差役
與經由勢要勒索人夫者許縣官指名申報以憑督撫按
飛章叅處庶待斃之民獲以更生不法奸宄稍知歛跡矣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這奏內情弊著嚴察具奏該部知道
兵部具覆　看得科臣疏稱查大兵船隻需用縴夫臣部
前據順天按臣董　題爲民夫苦累等事一疏覆請止照
本船水手縴夫名數每名日給米八合三勺本船水手縴
夫不足動用該驛額設驛夫不許捉派民夫奉有

俞旨咨行在案該省自應一併遵行至轎扛等夫該驛自有額

夫何得任憑胥役濫派民夫致滋偏累應請

勅該撫按嚴行禁革凡有過往員役非奉勘合火牌不許擅索

人夫如有鄉親貴要游客舟輿往來其地州縣官曲意逢

迎及衙役借名科派民夫者該撫按即訪實立行題參重

處如上司差役及勢要恃強勒索者州縣官即指名申報

撫按參處至疏稱龍游縣兵書葉翽先童小童二人作奸

私派賣富差貧情弊殊爲不法並請

勅該撫按嚴提確審按法究擬併將縱蠹縣官職名具奏議處

奉
旨依議行

戸科左給事中加一級臣姚延啟謹

題為設兵所以衛民無民何以贍兵仰祈

勅部從長酌議務令兵不露處民無失業以奠維桑之固以成

永利之規事臣辦事垣中伏見兵部覆粵西按臣疏內兵

民住處當分一欵詳言省會重地有兵不可無民請

勅督撫按將城內地址房屋酌議某處設為營房某處留為民

居務各相安以集殘黎奉

旨依議行此誠我

皇上養兵衛民之至意也臣有所見聞敢不為

皇上陳之浙省杭州府自順治初年
王師南下首先效順從此定江東平閩省兩破舟山及閩師
往返地方供億曾無甯歲凡一切船隻扛緯人夫鍋鍘門
扇之類無不竭力急公至六年間奉
旨八旗駐防省城圈房安插皆街市最繁去處封躧七千餘家
爲屋不下數萬間百姓皆知
朝廷特遣禁旅以保障封疆兵有甯宇則民得安業故建造滿
洲城無不踴躍趨赴爭先子來雖流離播遷傾家破產而
有所不恤也逮民房圈定滿城築完之後杭民欣欣相慶

以爲一勞永逸自此室家婦子可保無虞矣豈意閩寇弗
靖昨年調去數旗今移德州各旗以補其缺民間惶惶恐
復有圈房之舉當此海寇躭躭窺伺風鶴日聞地方多警
正賴兵民相安銷萌折衝使狡逆不敢生心若令大兵與
民雜處飲食起居情性不同勢必鳥驚獸駭閭巷市井烟
火斷絕老幼男女呼號載道省會之地民情騷然沸騰誠
恐奸猾不軌之徒乘機鼓扇愚民無知或生意外之變竊
思新來之兵原補舊兵之缺則滿城內戍閩之故居仍在
也即有毀拆因其舊而或葺或增可議也查江甯山陝等

處駐防大兵亦皆圈城居住以後屢次更换增添兵馬皆
在舊城之內不聞踰城另圈伏祈
皇上俯垂軫念浙省財賦重地杭民艱苦萬狀
勅部速議兩利之法酌定畫一之規遵照各省成例即于舊城
內鳩工修葺務令壁壘一新以爲枕戈臥甲之地若嫌舊
城湫隘或於附近處所量行展拓仍高其垣墉令與民房
相隔更乞
天語敦諭該督撫按將失居之民綏輯得所勒石通衢明示某
處居兵某處居民畫地分疆界限一定以後更無混擾庶

不以衞民之兵反爲厲民兵有駐牧之安民無仳離之苦
咸歌咏
德澤于無疆矣臣從國計民生起見冒昧上陳伏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奉
旨該部議奏
兵部議覆 議得科臣疏稱浙江駐防省城兵馬調去數
旗今移德州各旗以補其缺民間恐復圈房騷然沸騰或
舊房毀拆應復修葺或滿城湫隘量行展拓請

勅該督撫按高垣分疆務令兵民相安等因查杭州城內原有
建立滿城住居滿兵今抽撥德州等四旗滿兵自應仍于
滿城居住不得界外圈佔民房以滋驚擾如或房少兵多
不敷居住應聽該督撫會同昂邦章京議妥題
請到日另議奉
旨依議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為敬陳海上情形以圖靖安實著以奏清宴膚功事臣一

介豎儒荷蒙

皇上拔置言官叨列工垣之長夙夜思惟欲圖報稱伏見我

皇上聰明神武混一海宇今滇黔餘孽盡皆蕩平此眞不世出

之英畧也獨小醜鄭成功跳梁海島窮寇游魂勢如釜中

之魚以

皇上廟謨神算自當滅此朝食微臣愚慮所及知無不言敢為

皇上陳之

一鄭逆黨與離心亟宜招㧞也逆倚海作巢借船為命倏
南倏北飄忽無時議撫則既降復叛已見于前事議勦
則茫茫巨浸順風揚帆瞬息千里攻圍之術全無所施
臣每遇南來之人備細訪問皆云鄭逆驕虐不恤其下
大小怨望各懷異心賊衆極欲効順但恐負罪已深投
誠之後或終不免以此遲囘未即崩潰耳臣愚以為宜
乘此機特下
德音或遣耑官曉諭賊衆如有率領千人來降者許以某官萬
人者許以某官倘能擒斬鄭逆傾巢歸化者不吝世延

之賞因其携二之勢誘以富貴之門臣見其羽翼日解
賊勢日孤鄭逆左右人皆生心旬月之間必有自効于
賊中者矣伏候
睿裁
一大兵駐防亟宜切近也海逆猖獗浙閩兩省蓄養如許
將士日費如許金錢及寇帆一至取州縣如拾芥者何
也由於大兵多駐府城守沿海之城垣者不過于大營
之中撥一二千把小官帶數十羸弱甲士無事亦攖城
自守有事則閉門延寇逮塘報旣至不過故爲鞭長不

及之扼腕耳是以境土任其蹂躪農業任其荒蕪錢粮奚自而輸納耶臣愚以爲鄭賊依水爲家與據城連郡者不同止須我兵愼守杜絶其來即窮而坐斃

皇上亟勅該部院速將府駐鎭協將官各帶家眷移于邊海州縣如台州之黃巖等處如温州之平陽等縣如漳州之海澄等縣如泉州之安溪等縣海上要害形勝不過幾處非必在在設防詢之習于海上者皆云賊艐住泊必擇水深處所方便登岸故有淺水埠深水埠不同止須控扼深水埠以絶寇來登岸之路畫地分汛各有耑責

安置已定卽移咨到部以便稽考萬一某汛失防卽罪在某官門戶旣嚴又何患堂奥之不固哉如此則賊不登岸卽難肆擄掠糧餉日匱困斃可立待矣不特此也賊不登岸則良民復業農桑漸興錢糧將自裕卽將本縣之錢糧供本縣駐防之兵馬和盤打算有餘者解上不足者撥補在府省催提之擾在縣亦免解役之煩一舉而數善備焉伏候

睿裁

一造船之役亟宜熟籌也今日民力竭矣然猶有可委者

曰軍興旁午粮餉爲先即新舊兼征敲仆日煩事勢使然無可奈何至若殫民間脂膏於無用之地上下均知其弊而莫有敢任其責者出而爲斯民請旦夕之命則造船一事是也數年以來海賊登犯郡邑疊殘每有警聞多方堵截倘若不支至於入海勦賊之事不聞有決計舉行者非一二大吏智勇不及實亦地利使然未可輕議也葢防禦得宜能使一賊不登即賊勢坐窘若輕談入海與賊角勝于汪洋之中不知督撫諸臣果有肯任此策者否如其不然而海上船隻日夜督造臣聞各

縣解運桅木近水之處搜伐已盡越山踰嶺遍地尋覓旣得之後道路崎曲至有用十餘人之力日不能行數步者有費歲月之力始能至水次者 臣不知船成之後該部銷算幾何而一桅之費已耗無算金錢道府明知其苦而日責之州縣督撫亦明知其苦而日責之道府試問船隻告成入海與否則督撫倘未之知也不幾以小民鬻妻賣子剜肉醫瘡之資竟付之漫無着落之地哉況今滇黔蕩平止一鄭成功么麼小醜

堂堂天朝但宜坐制其來出于萬全無害不當冒險輕試舍陸

行之坦途履舟檝之危地乞
勅督撫詳酌如必入海則造船不入海則船可不造若止于海
口設防則年來船隻量已足用何事重困此一方民也
伏候
睿裁
一邊海之官亟宜鼓舞也臣子之職何論險夷何分劇易
鞠躬盡瘁有何勤勞可以自言但
朝廷用人不可不懸衡其間多方曲體而爲之所使人人有鼓
舞不倦之意以踴躍于功名而後

國家收人才之用湖南兩粵向因地方初闢守土之官百務艱難故特定爲邊俸以示優恤今沿海之地如浙之溫台閩之漳泉漳泉爲叢賊之窟溫台爲賊由之路連年突犯幾無甯字有警則日夜堵禦親冒矢石事平則安撫殘黎調停兵馬糧餉槽鍘船隻房屋無事不取給于地方亦無事可安坐而立辦守土各官憔悴萬狀卽見赴任以後甚有十年不調之官良可憫也夫人情有所希慕於前則智勇因而日生若困頓無聊出頭無望卽才畧過人文武併具之士亦且阻喪頹惰漸不足恃矣

至於中材尤不可支臣愚以爲宜炤湖南兩粵之例准
定邊俸應使人樂於邊事卽勞苦亦所不辭不惟體恤
臣子亦
朝廷經遠之先機也伏候
睿裁
以上數欵皆籌海要策雖書生管見然愚者千慮或有
一得祈
皇上勅下該部從長詳議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
格併望

矜宥施行

順治十六年三月二十五日奉

旨該部議奏

吏兵二部覆疏前二欵行該督撫詳議後濱海官員照邊

俸陞轉一欵應如科臣所請奉

旨依議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為
計典開報失實曲庇大貪之輩庸撫闒茸無能保舉不肖之
官臣據實糾參請伸
國法以儆朦狥事臣伏讀科抄見山東巡按程衡入境糾劾
一疏首劾原任濟南知府賈一奇劣跡纍纍雖已陞監司
而穢聲彰著白簡不令漏網公論無不稱快獨怪
計典之墨未乾前此何無摘發皆由于司道府廳之開報狥
私蔽公故也夫使按臣所糾者或末員下吏或賍欵零星

或地方遼濶猶可爲諸臣藉口解免今濟南係山東省城
賈知府婪賍如許之多況去任未久司道府廳同城同官
各有耳目總因一奇陞任青州近在肘腋呼吸易通打點
甚便故令百足之虫得以施其伎倆無怪乎是非顛倒賢
否混淆而在上者亦遂爲依樣之葫蘆也嗟嗟濟南大郡
一奇原任慶陽府同知邊鄙丞佐何得躐躋劇郡實由甯
撫黃圖安保舉擢用夤緣及此據圖安當日必灼知其平
日操守廉潔才品端方乃可特疏入
告今果改節耶抑本色敗露耶如其改節是一奇有負圖安若

果本邑則圖安大負

皇上矣以闒門顢俊之

盛心而援引匪人貽害地方若非按臣留心廉察從公搏擊則

省會之誅求百姓甫離湯火而青齊之朘削又將一路怨

聲矣圖安自任邊撫絕無勞績可紀即此濫舉一端已足

覘其庸劣有素臣謹據

計冊為

朝廷

大典開報不實宜治諸臣以庇貪之罪保舉為

皇上特簡薦引不公宜治舉主以連坐之條伏乞
嚴勅該部院按法繩處以爲將來朦徇者之戒庶
國憲凜如日星而情面積習可破其關係吏治人才非渺小
也仰候
睿鑒施行
順治十六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旨該部院嚴察議奏
吏部覆疏　黃圖安保舉不當降五級調用東省撫臣耿
焞按臣繆正心不行糾參俱着自行回奏司道府廳開報

不實候覈一奇審明另議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沛恩澤以收人心明賞罰以肅衆志廣鼓勸以振軍聲事竊見島嶼小醜輒敢乘虛突犯深入內地不過恃舟檝之長技乘風濤之便利狡焉狂逞然而遠離巢穴勢不能久飽掠思颺寇情懈怠此正天亡之日也我

皇上特遣禁旅指授方畧天戈所向自當殲滅無遺臣義憤填胸殫心籌畫仰佐

宵旰之憂惟

皇上留意焉何謂沛恩澤以收人心一曰緩逋負

皇上御極以來深仁厚澤久已淪肌浹髓四海歸心矣邇者因
度支告匱清理錢糧節年積逋欠至數十餘萬有司畏考
成法督責催科不遺餘力甚至有民間完新而官以抵舊
賣妻鬻子究竟不能結局者貧民皮骨俱盡而敲朴徒煩
那新掩舊前逋未清後逋又積居官者旣無出頭之望爲
民者喪其樂生之心窮則思亂與其追之無益于
國課而適足以歛怨何如寬舊徵新大沛
皇上浩蕩之恩也至曾經賊寇之處尤望
特恩早蠲積逋以弘

軫恤之仁否則殘破之餘又苦追呼必至戶口逃亡民皆化
而爲盜賊其所失豈特區區積逋而已哉一曰寬脇從
皇上代天臨民誰非赤子自海逆弄兵以來沿海郡縣叠罹寇
患使防守將弁同有司官果能僇力同心何難攖城固守
無如將領平日不能先事預圖有司平日素無善政愛養
一旦寇至手足忙亂各思自保妻孥文武將吏先已解體
投戈滿地百姓誰不寒心喪膽臣謂失事地方若將領有
司能守而不軌之民潛通賊寇賣城謀叛者此則罪不可
赦必察明爲首爲從之人明正典刑以儆將來若文武官

員不能倡率士民先無固志因而百姓惶懼開門納寇者
此則罪在將弁有司不得槩責小民以失守之罪也竊恐
大兵到日玉石俱焚若不分別逆順良民必遭屠戮伏願
皇上與天同覆與地同載哀憫小民受賊驅迫勉強從順實非
本心特
勅大將軍督撫分別逆順勿濫及無辜以昭
皇上好生之德則數百萬生靈孰不感泣歡呼共祝
千萬年有道之長耶萬一誅殺太濫遠近聞之必皆振怖惕息
一遇賊到愈加鳥驚獸駭是驅之使散矣夫此緩逋寬脅

二者誠屬書生迂濶之論然人心既固賊勢必不至蔓延實根本之先着殄寇之要策也何謂明賞罰以肅衆志白刃在前將使之冐死衝鋒外寇雲集欲責其登陴誓守此非以信賞必罰激發其忠義之氣不可今失事者未必罰而敵愾者未必賞則士氣沮喪恇怯不振每遇賊至弁卒望風先退官民靦顏納欵夫今之督撫卽古之大帥也用兵之時可以便宜從事有功人員宜立行題敘不拘文武生員及在籍縉紳如有能保守一城一郡及殺賊破賊自效者生員百姓卽與優錄在籍縉紳卽加陞擢廢棄山林

者即爲舉用如犯罪革降者即議湔洗其舊不顧身以死勤事者本人贈恤仍錄其子孫誰不感激自勵至于倡逃迎賊及爲賊逼線買米助糧者立行顯僇如此則衆志成城三軍用命自然勇氣百倍戰守皆有所恃矣何謂廣鼓勵以振軍聲欲滅海逆必先練水師與備戰艦昔漢武帝作昆明池以習水戰令摻舟者使船如使馬而後可以制勝今濱江沿海之民習于舟楫者非乏也或飢寒所迫販鹽行劫亡命于波濤之中不加招徠必爲賊用而戰艦絕大者爲水船其小者爲鳥船及八槳船工費浩繁非搜括

舊欠所可黠金取辦窮謂水師宜倣盛京招民之例有能捐貲召募精于水戰百名以上者督撫親試其技藝飛篙運楫扒檣跳柁果皆熟嫺即與題請授職其有能傾家輸納數千金及數百金不等助造船艦費用者亦爲分別叙錄或犯罪流徒以下亦令輸助免罪如係本身所犯酌量議減其非本身而家屬連坐者果能急公慕義不妨徑與請豁以示

朝廷法外之恩將見水犀精甲踴躍成群艨艟巨載指揮肆應可以投鞭斷流揚帆萬里矣以上三欵或爲根本之謀或

資戰守之備皆平平無奇伏見今日人心不固衆志委靡
軍聲怯懦臣蒙
皇上豢養有年恨不能荷戈執殳效死行間敬瀝草野之愚忠
仰贊
廟謨之一得緣係條陳字多溢額伏乞
皇上鑒宥採擇臣不勝冐昧悚惕之至
順治十六年八月初三日奉
旨該部詳議具奏本內漢字硃語澤訛沛着改正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為請嚴會推會議之典以杜營競以振怠玩事竊見近日

大僚缺出每稽延一兩月方舉會推及至該部傳單訂期

某日又以衙門事冗或因滿漢不齊往往改期參差不一

以致赴會者寥寥無幾或稱病在家或無故不與班行之

內落落如晨星有絕不知當日

廷推之可否而次日書辦送稿畫題者會推如此會議亦然

其遲悞也不知何故其不到也亦無從考夫會推係用人

之要務會議亦停政之大綱何等喫緊關係今乃任意出

闇其閒非懸缺以待人即畏缺而不補遲速轉移俱有深意大小臣工臨期不至者非畏事而推諉則養安以自便泄泄沓沓習成玩愒之風安望明目張膽爲

朝廷主持正論乎伏見

皇上厲精圖治宵旰不遑爲臣子者正當勤勞惕厲矢公矢慎

仰體

皇上躬親裁决之盛心乃竟以會推會議兩大典視同故事因循玩忽相沿以爲積習獨不思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豈有

元首焦勞于上而手足痿痺于下古訓有言明作有功我

國家開創之始朝氣方新今乃諸事悠緩此皆臣下奉行者
之過也仰祈
敕下該部以後凡有員缺須推者不出五日卽當傳知各衙
門公同集會訂定某日不得臨期更改其九卿科道務須
炤單趨赴不許託故規避如有一人不到部冊註明查果
係眞病外聽候參處無得送稿補畫以滋朦溷會推疏上
卽開明某日奉
旨出缺務使相去不遠聲說明白倘踰期太久者容臣等特疏
糾舉其會議亦炤此例庶可杜曠日躭延之弊而振百執

頹惰之風矣抑臣尤有請焉蘇松巡撫員缺久懸未補該
部便當題明請
旨今乃逡巡顧畏緘默不言夫今日之江南非無事之地也京
口一帶蕭條憔悴政望撫綏而崇沙吳淞之間躭躭窺伺
者狡謀叵測料理急須得人乞
皇上早賜裁定特簡節鉞重臣以軫恤殘黎奠安巖疆天下幸
甚謹候
睿斷施行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奉

旨吏部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請申嚴私交私宴之禁以肅官常以勵臣節事竊惟人臣之義無以有己事君之道公爾忘私凡事從朝廷起見則是非好惡無不出于至公凡事從情面起見則是非好惡無不出于至私而國是亦爲之混淆矣故欲人臣精白一心惟在各循職掌明季縉紳專以結交燕飲爲事以致情面日盛職業日荒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我皇上鑒前之弊特允臣同官孫光祀所請嚴禁盃緞餽遺及燕會往來行之年餘長安較爲清淨不意積久玩生陋習復

興近日士大夫爭以虛文相尚非慶賀陞遷則獻酬賓主梨園雅集殆無虛日沉湎酣歌雜沓如鶩原其心跡雖曰綢繆燕好僅交際之恒情然靡靡忘返　臣竊憂之何者凡人之操守寡所用斯廉于取未有用之極奢靡而取之能廉潔者也人之精神無所費斯有所專既耗散于人情世故而求其專精于官守言責此必不得之數也奢華者必貪自不能砥羔羊素絲之節馳逐者必惰又安能勗雞鳴昧旦之勤而况羣相約結廣樹聲援其流之漸必至于徇私背公罔上亂政皆從此階之厲已　臣伏讀前

旨嚴禁原着科道官指名叅奏經今兩載從未見有所糾叅明

屬隨波逐流誰能違衆特立伏祈

天語再加申飭嚴立法程以震積玩之人心專責科道各官着實遵行其有違禁者直言無諱務令各修厥職屏息私交簡省虛文崇尙實政開公忠之門破黨援之漸然後紀綱可立陋習可除其所關于官方臣節非小補矣 臣鰓鰓過計不勝防微杜漸之思惟

皇上裁察焉

順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奉

旨這本說的是私交私宴前有旨嚴禁着科道官指名叅奏久

未遵行顯係瞻顧情面着再行嚴飭詳議法程具奏該部

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循例籲

恩乞假歸葬以廣

皇仁以盡子職事臣一介書生四年外吏荷

皇上簡拔特授言官自工科給事中遷戸科左右給事中又陞

工科都給事中循職進言前後本章綂在

宸鑒自惟譾駑仰沭

高厚宏恩又曷敢以一己之私冐瀆

天聽但臣有迫切至情不得不籲陳于

君父之前者臣母骸骨淺葬多年維時寇亂之餘諸事草率近
接家信云風雨飄零漸見剝落臣聞痛切于心終夜隕涕
查得順治十一年六月內吏部題定事例凡京官歷俸三
年以上者方准遷葬臣在科垣歷俸已經三載有餘正與
近例相符且臣同官孫光祀王命岳史彪古嚴沆先後俱
以遷葬事請咸蒙
俞允伏念
皇上以孝治天下澤及枯骨一艸一木皆得沾
恩用是瀝血陳請上籲

睿慈伏祈

皇上一視之仁俯

賜暫假完葬事竣之日星馳赴補存歿啣結圖報犬馬于無窮

矣

順治十七年正月十六日上本月廿五日奉

旨吏部察例具奏二月初九日吏部查照舊例具覆未奉

俞旨至本月二十七日忽接

上諭吏部以京官三年告假太速着另議定例具奏又二日部

覆疏方奉

旨已有旨了而子情遂格于
皇恩矣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用兵關天下安危足食係三軍命脈敬陳閩省缺餉之

苦兵馬危迫之情仰祈

睿慮特軫

敕部確議救焚拯溺之實着以解倒懸待哺之隱憂事臣竊見海逆跳梁遠勞師旅閩省連年被寇地土抛荒今又大兵雲集本省歲賦不敷全仰給于協濟臣聞去年冬間新舊協餉應解閩中者共欠至一百二十餘萬以閩省現在官兵所需月餉計之竟歷至半年有餘矣此一省官兵何

堪枵腹今新
遣禁旅刻期進勦將爲直搗巢穴一勞永逸之計其造船製
砲及備辦火藥整頓器械一切之費且不必論惟是糧糈
芻豆頃刻難緩而閩之庫藏若掃民之骨髓久枯點金無
策惟有預徵來年一法以支吾旦夕竭閩省膏血尚不足
以給大將軍士馬十分之五而駐防及經制兵之菜色者
幾何人馬之倒斃者幾何匹軍中不聞有椎牛釃酒之風
惟聞有呻吟嘆息之狀行間不見有投石超距之樂惟見
有賣刀典衣之苦萬一賊寇乘機扇誘脫巾呼譟解甲投

戈可爲寒心在滿漢官兵惟索餉于藩司而藩司雖疾聲
大呼其能必協餉之如期起解乎卽零星報到其能令各
省之源源接濟乎雖粉身碎骨割肉療饑亦無救于嗷嗷
之衆也　部議供應大兵再撥兩淮鹽課銀二十四萬兩
又江西等處銀一十六萬兩似可濟目前之急但不知此
四十萬兩之數果堪足用否又不知各省起解不至愆期
欽額否總之駐防經制之餉舊欠未完新欠又積今奉
赦蠲免民欠之錢糧其中豈無撥給閩兵者皆十六年以前
協濟之餉也江南浙江江西諸處百姓一聞

朝廷蠲免誰肯復完有司雖敲朴追呼民必不應而閩兵徒有
協濟之名終歸壓欠之實望梅止渴畫餅充饑何由而足
額也為今之計不論多撥少撥而總在于有實數無虛數
如各省新撥餉銀其在本年者大約完多欠少此實實充
餉者也若十五年以前十一年以後舊欠撥補者此皆有
名無實捕風逐影雖奉
旨下部勒限嚴催亦不過開報司府州縣職名而已矣雖都統
總督萬分危急亦不過移咨各省差官守提一催再催而
已矣在大部明知之而不敢盡言即言之而不能改撥豈

眞膜外相觀痌瘝不關徒工掩耳盜鈴之術耶大臣與國
同休戚當身任天下安危今闈中何地三空四盡之地也
用兵何事極大極重之事也兵餉何物至緊至要之物也
當此督撫呼天搶地之時大軍懸磬累卵之日茫茫巨浸
欲驅餓軍而使戰此何等事而可泄泄視哉計臣亟宜明
白聲說將從前各省壓欠之協餉着實分晰一番其果係
小民逋欠者宜盡行扣出改撥十七年各省實在新餉抵
兌前欠其舊撥未完者姑俟差官清查之後或援赦蠲免
或不係小民拖欠者照舊解京則協爲實協濟爲眞濟非

紙上之協濟徒託之空言不沾實惠者比也臣所謂不能多撥少撥而總在于有實數無虛數者此也以年分言之則本年者爲實餉遠年者爲虛餉以各項論之則鹽課漕折白折爲實餉其餘贓罰事例錢息屯息驛站等項有實有虛不能盡如所撥之數矣

皇上特敕部臣從頭打算作速改撥以救三軍燃眉之困以保殘疆四維之安抑臣又有

請焉每年正供匱乏之度支出浮于入移東掩西則束手無策

皇上軫念封疆或特發

內帑金錢鼓勵遠方甲士仍諭內外官民共矢急公捐貲助
餉誰非
國家臣子孰不勸勉輸將或　令大司農同九卿科道商確
救時良法廣設權宜之計以紓匱乏之憂此在
睿算周詳自超臣下謀謨之外非臣　愚所能臆測也臣　末品微
賤備員言路荷
恩深厚目擊閩兵情形迫切不避斧鉞冒死密陳字涉逾格惟
皇上鑒宥採擇臣　愚幸甚天下幸甚
順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奉

旨戶部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撫按共處一方彼此耳目最近請立互奏之法以杜通同之弊以收嚴憚之功事竊見屢

旨申飭撫按互糾究竟實實奉行者不可多得臣以爲待其穢跡已彰而後糾之則潰敗決裂不肖之官必力爲彌縫非重賂求免即央情關說有陷于利而不肯糾者有怵於勢而不敢糾者有中懷怯懦畏首畏尾瞻前顧後而不敢糾者禁人爲惡與其懲創于已然之後不若預防于將然之初請定爲互奏之法每巡方復命將撫院行事善惡從實

逐欵開列奏聞題撫亦將按院在差賢否從實逐欵開列奏聞先論其操守次述其事蹟不許畧節含糊如欽件未完稽核有刑部錢糧未完考成有戶部地方未靖申飭有兵部操守貪廉亦有輿論在人耳目即有開報失實不可得也萬一有狥隱朦蔽科道官即據實恭劾坐撫按以欺罔之罪若

皇上察出而科道不行恭劾者即坐科道以扶同之罪此法果行撫按慮開報之難必然兢兢業業互相警惕稍有不法惟恐人知決不敢放膽胡爲直到大壞極做不可收拾之

地以犯

皇上之典刑膏西市之斧鑕在內科道官亦皆盡忠覺察直言

無隱不肯養交市德庇護私人以干

朝廷之顯僇受當世之唾駡將見在內皆正直之風在外享平

康之福

皇上明詔所云民生未盡遂貪吏未盡除者自此無不遂無不

除矣譬之家有頑子爲設嚴師益友朝夕左右訓之誡之

引繩捺墨以鞭其怠玩笞其淫佚中人之性可以轉移逢

生麻中不得不直平日防範旣密困心衡慮惟恐過愆叢

積一旦上聞于嚴父以觸雷霆之怒雖欲不勉強爲善而不可得也若待其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然後以法繩之恐誅之不可勝誅所傷者多已至于巡方同道考核激濁揚清最爲關鍵 臣愚以爲須在報滿之時不宜等待既到之後身在長安打點甚便佈置周匝豈無情面牽制勢要把持是非顛倒不得其眞賢不肖何所勸懲我

皇上電燭隱微毅然乾斷

敕令以後更改有益于澄清非小補也 臣從公起見不識忌諱

如果可採伏望

垂神鑒納臣不勝惶悚之至

順治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奉

旨吏部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 臣 姚延啓謹

題爲督撫需才甚亟廣搜博採宜先伏祈

睿鑒早加遴選以儲緩急之備以奠磐石之安事切惟今之天

下車書一統聲靈四訖似可稍寬側席之憂然而

皇上孜孜業業日昃不遑者葢謂新定之土宇反側猶未甯也

海澨之游魂跳梁猶未靖也兵寇之所經湯火猶未甦也

賦稅之告竭戶口猶未充也茲數者皆足上廑

宵旰之慮而 臣謂

皇上能憂之不能躬親周徧擘畫而經營之也得賢能督撫若

千人分猷佐理數年之間寇盜削平封疆鞏固民物殷阜
財用豐盈
皇上可以歌咏太平矣故曰堯舜勞於求賢而逸于用人惟勞
所以成其逸也臣每見會推之時吏部檢牌子某某應推
不過奉行故事不曰衙門品俸相應則曰現在候補至于
其人之可否惟聽
宸斷
皇上再四斟酌屢次未經點用亦必咨嗟歎息動患乏才夫以
興朝開創之盛我

皇上延攬之殷何故人才告匱不能仰副旁求 臣 以爲臨期取辦不若先事預儲今楚督李蔭祖以調理回籍矣贑撫蘇弘祖閩撫徐永禎又掛白簡候處分矣目前甄別之典行督撫中必有幾人更易者巖疆鉅任頃刻難緩非吃緊蚤爲講求直待會推左支右吾其何能濟 臣 伏見前會推鳳陽巡撫奉

旨鳳陽係緊要地方着另推才品堪任的來奏

煌煌

天語已灼見其大端矣督撫擔荷綦重與尋常委託者不同必

須于循資較俸之中兼論才品方可得人所謂才者在于
幹畧優長膽智機警可以調度兵馬接濟軍需所謂品者
在于操守廉潔器度老成可以整肅群寮乂安萬姓若無
才無品非庸駑無爲一籌莫展卽貪穢不法舉動乖張何
以制勝算而壯威靈何以御下屬而綏黎獻伏乞
皇上敕下該部將在內卿貳在外藩臬開列職名詳覈履歷進
呈
御覽簡在
帝心或才品並優宜於江海衝要或品勝于才宜于腹裡安區

妙選英雋儲而蓄之遇有員缺次第擢用庶幾左宜右有

如取如攜

朝廷無乏人之嘆賢才無屈抑之嗟較之臣下會推止拘泥成

例膠柱鼓瑟者其功效相去甚遠矣伏候

皇上睿鑒施行

順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部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河西民力已竭兩院竝設非宜馬政徒寄空名寺卿猶

沿舊制乞

敕議裁并以蘇積困以省冗費事竊聞古人之言曰多一事不

如省一事興一利不如除一害

朝廷設官分職各有專司非以擾民務在捐煩滌苛與百姓休

息而已如秦中西陲素稱窮荒極瘠之地止因地通番族

出馬騾皮革絨毯等貨貪婪桀黠指販易牟利反爲民間釀

禍之媒而最苦者無如兩院并巡甘肅按院與茶馬御史

差役往來蹄輪如織有司藉口公費任意朘削民不堪命
西邊外連番羌風俗獷悍將來皮骨已盡必至激變起釁
以臣愚見莫若歸併一官茶馬專司市易供
國家戰陣之用所轄秦中通省又有楚蜀等處勢不可廢按
差止轄臨鞏二府甘肅一鎮官評考核刑名欽件事務甚
簡即云各衛延袤學政瑣屑其煩勞方整飭者無幾也查
按臣入境後多駐鞏昌茶臣亦嘗同城居止斗大一郡兩
院并臨有司之趨蹌或顧此而失彼差舍之恐嚇即狐假
夫虎威終日彌縫兩大之歡何暇撫綏一路之哭其中苦

畀政自難言合無歸并茶馬就近兼攝照廵方例展期六個月一以簡吏民驛騷之苦一以戢官役咆哮之害是亦救甯西土之一端也又查明初設立寺卿以主馬政孳養蕃息雲錦成群原以備京邊之用今京邊旣不需馬七監僅有虛名舊額牧地一十七萬七千餘頃牧丁三千三百餘名遞年收馬并駒約一萬四千餘匹明末地蕪丁逃加以官爲牧擾額徵逋欠日多窮牧疲累尤甚寺卿所屬主簿一員監正七員録事三員委屬冗濫若以此馬寺歸并廵道以七監歸并州縣同城旣便兼轄附近亦易拊摩卿

屬以下悉議裁去所有苑學師生附入府學照舊考試叙
貢旣可恤牧丁之疾苦又可淸冗員之虛縻其歷年馬駒
別無錢粮喂養全倚牧地爲命今地成荒垌恐馬匹日漸
消耗或每年將十分之五抵撥沿邊驛騎卽扣站銀助邊
留其半以爲種馬誠計之得也以上二欵皆從除弊起見
伏乞
敕下部院從長計議目今按差將竣茶臣受事方新正可更絃
易轍 部院諸臣務從國計民生權其利害不當爲衙門
惜一差有所牽掣沿弊而不知改至苑寺一官向曾議裁

亦因茶臣中格而止留之則便于私圖去之則利于公家
是所望于持議之臣也更祈
敕諭茶臣嚴飭所屬之官不得隱漏茶引派散民間竊聞商人
領茶與番人易馬其利數倍因而官分其利每給發茶篦
或三七分或四六分照引抽豐道院廳官層層剝朘下剩
茶篦派民償其價值名曰官茶此歷來陋規間有賢者或
能禁革必經
天語申飭方絕此弊商人果有羸餘何不酌量減省歸之
朝廷以充兵餉至于逼省文武大吏及過往滿漢貴官發價買

皮買馬騾買絨貨買赤金等項大為西陲民害乞
嚴行禁止如有違犯治以重律則窮邊徧鄙之氓從此得少蘇
息室家婦子皆誦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沐浴
仁德于無疆矣臣管見所及知無不言條陳利弊字涉逾格伏
候
採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奉
旨該部院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為直陳饑民危迫之情仰籲

皇仁急救生靈以培

國本以靖亂源事臣辨事垣中見漕督蔡士英疏稱大淮以北民遭水災流離失業饑民載道鵠面鳩形攜老扶弱其顛連之狀目不忍見耳不忍聞近日桃源宿遷等縣俱有饑民自相團結始而賣妻鬻子繼則千百成群或剽掠行旅以致往來之人皆為裹足雖督臣設處粥廠賑濟仍勸諭各官及紳衿富室義助賙給可以少緩須臾之死然臣

徧詢南來之人皆云河水漂沒不止江北一處自淮安淸江徐鳳以至兗州歸德等府濱河地方皆被其患二千餘里之內草根樹皮皆盡一廠所給能有幾何卽捐助之粮亦不能接濟聞淮上設廠粥賑附近饑民接踵而來者日增月積其能爲無米之炊乎尙有四遠飢莩不能匍匐而至者將立而視其死歟臣聞彼處雖荒米價尙不甚貴所苦者無錢買米耳目下靑黃不接民苦無食捱過四五兩月至麥熟之時卽可苟延殘喘計此兩月間每人得米三四斗便足過活約畧數十萬饑民不過需米十餘萬石非酌議

權宜之策急救目前危迫終無濟于事也臣愚以為各州縣俱有常平倉原為救荒而設亟宜動支應用但為數不多恐升斗之水不能沃焦釜而起白骨現今漕艘至淮伏望

皇上軫念窮黎特

敕漕督暫留漕米若干石移會山東河南撫臣酌量飢民多寡報數具

題就近借給漕粮以賑恤之即酌令沿河府州縣官將飢民隨便安插務令得所領米支給據實造花名冊申報大部

如此則流民沿途皆有所仰給不必擁擠一處致生他變其老弱疾病者可免顚仆道路均沾實惠捱過四五月間麥秋收穫各歸鄉井卽無煩賑施矣在

朝廷止留十餘萬石之粳粮在三省便存數十萬衆之戸口所費者小而所全者大且使天下百姓聞之無不感誦

皇上仁恩起溝中之瘠而生全之歡呼鼓舞待日後豐稔其借用漕粮各郡縣仍令照價補完解京民未有不爭先樂輸者也是所借之粮原不虧本額一先後轉移間而民獲再生

國培命脉可以綿
千萬年無疆之祚矣若不急行權宜之策以捄此失業之民竊
恐或轉于溝壑或散于四方丁徭旣無從出必致大損
國賦倘有嘯聚山澤亡命萑苻者其流害又不可勝言也臣
草野腐儒惟從民生根本起見仰體
皇上好生之德冐昧陳言伏候
裁鑒施行臣無任隕越之至
順治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奉
旨戶部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試技勇以重鷹揚之選核實効以杜詐僞之弊事竊見

皇上親臨較閱會試中式武舉革去馬步射不堪者夫以科目中人尚有冒濫之患況其餘不由考試進身者豈皆射御素習弓馬熟嫺者乎臣在垣中所見兵科書辦不過刀筆椽胥何曾持弓挾矢年滿咨送皆授以守備之職猝有緩急何以禦之又有兵部書辦亦同此類率皆華衣美食被服雍容生平尚不識箭把爲何物更有一等市井子弟并未經衙門辦事朔望點卯足跡偶至亦皆隨行逐隊挨咨

候選此輩非但不諳武藝并不通文移更可詫異也至于三科武舉赴部授職豈眞果年力强壯射能穿扎上馬馳驟餘勇可賈者乎更如緣事還職者裁缺改推者降級調用者或桑榆暮齒而衰憊難支或閒曠日久而弧矢生疏其餘督撫咨送及外委千總守備種種名色不可枚舉臣謂皆當面試其弓馬果否嫺習方准實授如罷駑無用者未經授職之人即與駁除曾經授職之官頂帶閑住然面試時又恐雇倩假冒須取具同役同鄉互結詳開年貌方可憑據臣見昨于江南一帶海逆竊發之處武弁望風奔

官皆由白徒倖竊不諳騎射以致盜賊橫行武弁最小者無如把總守備亦管一隊一城平日旣虛糜俸給臨事又失誤兵機再一陞轉上之爲都閫爲叅遊關係愈重豈可令虎皮羊質者以封疆爲兒戲耶　臣所謂試技勇以重鷹揚之選者此其一也　臣又見投誠之人有自稱侯伯等爵或總督鎭將職銜帶有僞將關防僞勅僞劄以爲符驗及細加研究其爵秩半屬子虛勅印劄付盡由假造如江西投誠趙桂芳等詐稱金陵侯如此等類實繁有徒果何從辨之　臣愚以爲

天朝名器豈但憑僭亂之文字反受奸究欺蒙請舍虛名而課其實効有以土地人民來歸者論其土地之大小人民之多寡有以甲兵馬騾及船艦銃砲器械來歸者較其甲兵馬騾之數驗其船隻等物實實堪用與否以爲投誠者功効之高下其叙錄之典視此以爲厚薄則詐僞無所施其伎倆而閩風向化者皆思傾巢納欵或全軍歸附以爲功名之地不但如莱傭小醜零星解散因而督撫張大其事鋪餙誇功以誆

朝廷之爵賞臣所謂核實効以杜詐冐之弊者此又其一也如

果臣言可採伏候
睿鑒裁擇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兵部議奏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銓法因時變通久任經古不易司道開缺不妨斟酌權宜以盡其變府縣正官必須慎重名器以道其常然後壅滯可疏冐濫以杜事竊惟銓政之有法猶物之有權衡繩墨也衡誠懸則不可欺以輕重繩誠設則不可欺以曲直在法之中者惟恐其膠滯而難行在法之外者不欲其舛錯而失度故有經有權總期於無弊而止今爲

朝廷統轄一方者司道也近日陞轉太驟出缺多而每患無人爲

朝廷撫綏百姓者府縣正官也今則濫用岐途吏道雜而始進
不正以致吏治日偷民生憔悴　臣殫竭愚慮敬抒一得爲
我
皇上陳之一曰司道推陞宜簡也每月推陞三次原非舊例特
因出缺久懸地方乏人料理故改爲三推之法今一年之
中共三十六次推陞到任未及一月又陞他處跋涉道途
地方仍舊無官是與速推之初意反相違背矣合無每月
一次推陞司道庶可令到任之官安心任事不至朝東暮
西以地方爲傳舍一曰兼管之宜行也守巡二道缺有多

寡參差不齊窒礙未便莫若仍分守巡二道參用兼管之法假如應陞叅政副使者無缺則不妨以大兼小陞叅政而仍兼副使叅議陞副使而仍兼叅議僉事又如應陞叅議僉事者無缺則不妨以小管大陞僉事而仍管副使叅議事陞叅議而仍管叅政副使事又總以俸深者爲主其意仍歸于久任如此則地方可以享賢能之福而出缺多寡亦不患于偏枯矣一曰道府推陞之途不宜太濫也科甲部屬道府兼陞久爲定例至于部屬中有明經出身者舊制止應陞府似宜遵依又有在外生員監生等官除舊

人及邊方用人不拘資格外似宜止陞府佐不當更陞府正及方面監司之官　臣　查現行事例監生生員出身尚不得爲縣正何况監司郡守卽果有實績止應加道府銜俾其久任佐貳若已陞道府之生員監生相應加銜久任不得復陞藩臬㢘爲得體而仕路不至于殽混矣一曰縣正不宜雜用也古稱郎官出宰百里民社重寄原非可爲酬勞之具今市井之子開荒捐助皆濫竊正官尚有目不識丁惟知朘削以償所費者誠爲可惜此輩皆微勞小費未見奇功實效難與招民者同日而語相應考其文義上者

授以州佐其次授以縣佐全不通者以武職用庶民之司
牧不至于輕畀匪人矣以上數條皆從銓政起見或疏其
流或清其源期以去壅滯而澄官方非小補矣伏候
敕部詳議施行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奉
旨吏部確議具奏卷面有墨蹟刮痕著飭行
部覆逐欵俱行
旨依議

工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奏為

君恩未報臣義難安恭遇

上諭求言敬瀝血披陳俯盡臣節仰祈

睿鑒事切臣一介腐儒荷蒙

皇上特簡俾長諫垣數年以來不能直談時政闕失為國家興

除大利大害常懷溺職之恥伏讀

上諭因天旱災變引咎省躬欲群臣極言時事惟恐言有忌諱

又

垂念向來建言諸臣惓惓以不能寬宥爲
君上之過臣不勝感激流涕曰有此
堯舜之心而臣等從前不能直抒讜論徒依回兩可畏禍瞻顧
萎薾成風良足羞也今
皇上開誠樂受豈肯終緘默不言有負
虛懷諮訪之意臣不敢瑣屑妄瀆謹摘時務中有關
君德有裨
國計民生者首列八欵繕疏甫畢適接臣父訃音當即具呈
移部候

題回籍守制伏處苫塊舊例不當再言然臣犬馬圖報亦何忍因讀禮而焚艸不言冐死干犯
宸嚴惟
皇上垂察焉
一建言諸臣首宜優恤也言官之設原以補衮批鱗爲職若止糾繩臣下而不敢匡弼
君父則唯諾盈廷何貴吁咈唐虞之世猶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今
上諭所云十二二十三年間有言官處分者如李開生李禂等顥

直犯顏業已身膏原野伏祈
皇上特准骸骨歸壟家口還鄉仍加旌䘏以彰敢諫之忠魂以
昭轉圜之盛事其余流徙降革諸臣亦各加存錄次第
擢用則海內無不鼓舞稱慶從此忠鯁之風翕然丕振
不但以脂韋容悅爲保身保官之長策矣

一刑獄宜復舊制也
大清律法刊布天下臣民曉然知所趨避今屢奉
上諭增改律條耳目惶亂夫
皇上懸十兩籍沒之令原爲懲貪然法愈嚴而貪風不止今又

改爲席北大貪大惡反漏網于吞舟之魚
皇上因民間玩法者衆故增杖罪罰贖之例今貪汚官吏反借
此以害民贖鍰盡入私囊愚民不知怨歸
朝廷
皇上欲警狥情之官將承問不公者槩擬大辟立法太重此後
刑官承風希指欲免已禍枉入人罪以刻爲明以殺爲
威怨咨之氣上干
天和此尤近日旱魃之所由致也伏乞
皇仁沛然更始除去新法盡復律條則天下歡呼解網

上帝必立降甘霖寶祚必靈長永久矣

一錢糧催科不宜太急也天下之民有圈地之苦有逃人之苦有喂養馬匹供應大兵之苦有封船之苦有縴夫之苦有打造戰船之苦有藩封朘削之苦有驛遞騷擾之苦有查荒加糧之苦有盜賊焚掠海寇出没之苦又有水旱不時之苦天下原未太平民生原未豐裕也今不問疾苦槩責之以十分之錢粮而此外又有私灘私派或一年三四次派如河南地方陳德兵馬經過勒派車輛即踰四萬餘金如此之類過于正賦者不知幾許

矣近日閩浙用兵百姓攤派之苦供兵供馬解草料解釘鐵解油炭解船木桐木行賫居送十室九空目前急務謂宜起征現年將帶徵者寬緩以示

朝廷軫念民艱之意至于用兵地方更望格外加恤此在

皇上厚下安宅之仁非臣愚所得臆揣也

一有司人才摧折急宜從寬久任也考成之法專以催科爲主郡縣廉能之官留心撫字地方愛戴者皆以考成拖欠一筆勾之一家哭且爲一路哭矣夫錢粮積逋非因地荒民窮即由前官遺累雖使龔黃復生亦不能立

起沉痾地方留一賢吏民心尙有所係今不敢多舉摘其治行尤卓越者如原任松江知府李正華太倉州知州白登明常州知府崔宗太衢州知府袁國梓紹興知府王廷議湖州知府劉愈奇等皆有守有才表表著聲錢粮舊欠不完槩令謫罷小民扳轅涕泣莫可如何皇上欲開久安長治之業須重愛養百姓之官　臣愚以爲凡考成應降應革者乞

敕撫按察其治行如果民心愛戴輿論稱賢不妨特疏題留仍帶降帶革照舊理事則久任廉能可以免更易之苦

黎民得所怙恃疆圉可以奠安矣

一兵餉不足度支告匱土木似宜停止也今戶工二部錢

糧日絀即

內帑所積能有幾何各處新舊大兵月餉壓欠動至半年呼

庚呼癸苦無以應水衡金錢與其耗之于神宮梵宇何

如儲之以飽騰士馬賑恤飢荒伏乞

睿裁酌其可緩者停之其萬不容已者亦乞

敕部因舊增設不得分外靡費省一分即留無限脂膏節一

毫即養無窮命脉昔漢文帝欲造露臺而惜百金之費

以爲破中人十家之産故能馴至殷阜府庫充溢海內
乂安前事可爲明鑒也
一邊防亟宜整飭也方今中外一家九邊息燧
國家專意蕩平南方小醜精兵猛將抽調赴征竊憂武備單
弱猝有奸人窺見虛實風塵一動烽火徧驚安不忘危
事須長慮伏乞
廟謨深思遠計無事而廑有事之防西方天下形勝尤宜未雨
綢繆選將厲兵修城聚糧嚴斥堠稽出入不得忽爲迂
圖以啟戎心

一賢路不宜太隘也天生人材原以供
國家之用故宋太宗見制科取士曰天下英雄盡入彀中矣
我
皇上屢次開科網羅賢雋超軼往昔而邇者因士風靡敝以為
多收不若約取遂將生童入學科舉之數減之又減大
縣止進十五名科舉亦裁其半孤寒之子欲求一衿如
登天之難竊恐讀書者日少既不為農又不為儒其抱
才負氣者好勇疾貧必至棄詩書而為戎首聞近日南
方盜賊多有廢書不讀之輩夫學校之設原為養成碩

彥亦以覊縻奸猾伏乞

睿裁仍復三年兩次進學之例其鄉會中額亦再加擴充或比舊例稍減三分之一使跅弛之士不至於牢騷放廢鋌而走險亦敉甯之最要着也

一服色不可不辨也歷代帝王創制典禮衣冠之式原不必同但貴賤等威豈容無辨

皇朝定鼎十有七載而

君臣章服與官役弁冕不甚分別混淆孰大焉乞

皇上詔禮官博采前代斟酌損益務于

大清衣冠之中仍示上下尊卑之體以爲萬國觀光兆民瞻

仰尊

朝廷而重元首名分不患於褻越矣

以上八欵皆臣素日懷之胸中不敢入

告者今幸遇

皇上頒布德音求言如渴又蒙

諭以科道各官尤當盡言無隱臣五載叅養荷

恩高厚今草木餘息遠違

闕下臣年逾五旬誠恐一旦溘先溝壑則啣結之報没齒無期

失今不言臣目不瞑故不避違例之罪遣臣家屬代賫由
通政司具
奏席藁待罪臣不勝隕越悃欵之至
順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五日艸疏薄暮聞訃哀痛之中百
慮俱灰擬勿復言矣旣而思之孝道有虧忠愛之性胡忍
恝然遂另繕奏本二十八日由大銀臺投進六月初五日
奉
旨這本內各欵中有可採著詳議具奏該部知道
本內席詘籍腠詘腹著改正

吏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會推闕用人大典論俸係陞轉定規群議不宜參差乞

勅諸臣共矢協恭以靖紛囂以息營競事竊見近日會推每次

分列正陪在

廷諸臣意見屢多不合必往復數四而後定據諸臣所言亦各

自有說有云當就現任論俸者有云當通前後俸總論者

有云當兼論衙門大小者又有云當先論考滿者議論紛

紛此甲彼乙似非協恭之體也臣愚以爲用人大典出自

皇上如部臣開列上請定自

宸衷黜用者自不拘泥常格若一奉會推之

旨則確然有一定之法矣諸臣朝夕竭蹶所辦皆

朝廷之事俸有淺深便分先後自當就現任之俸比絜多寡以爲次序若云品同者以前任通論則前次陞轉俸已算過今又通論不幾重複耶至于論衙門大小則大者可以躐級而喜速化小者必至淹滯而嘆積薪豈

朝廷大公無私之意亦非至當之理也若先儘考滿誠爲現行事例然大寮缺出不能久懸歷觀從前陞轉豈盡皆考滿之人均屬窒礙難行總不如以現任論俸之法爲一定不

易之規可以無弊臣叨長吏垣若不題明請
旨以後終無定例伏乞
勅下部院諸臣凡遇會推分列正陪皆當從公較俸照品考級
應陞各官總以現任爲主俸最深者正推俸次深者陪推
其間或有借級降補者仍論原品應補之俸此外一槩不
得別生枝葉如有偏執己見及游移兩端者科道官即行
糾參庶人心皆引分自安而紛囂永息矣伏候
乾斷施行
康熙二年十月二十三日上二十八日奉

旨吏部議奏

吏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爲楚省幅幀最廣巡撫管轄宜專乞

勅部詳議撫屬分地以便責成以清職掌事切照各省地方大小不等故增設巡撫分駐各處總理錢粮欽件等事如江南一省設有巡撫三員一駐蘇州一駐泰州一駐安慶又陝西一省亦設巡撫三員一駐西安府一駐甘肅一駐甯夏分地而治畫疆而理故官守有一定之責臣思楚省提封最廣府州所屬共有二十餘處之多湖南北相距五千餘里誠爲寥闊其錢粮欽件及刑名官評不知凡幾雖設

有三撫而職掌不分向來未經詳議實有未盡當者今寇盜阻險已成負嵎之勢

朝廷用兵征勦務期指日蕩平楚省久經凋殘之後接濟大兵運糧負草艱苦萬狀此時巡撫之責外則調度糧餉供給軍需內則撫綏窮黎察訪貪蠹譬如家長料理殷繁日不暇給若不專責成何以俾其盡心厥職也如鄖陽治院原爲秦豫川蜀三省疆隅相接故特設治臣彈壓與楚省撫務似不相關無庸更論矣至于省下撫院總理全省之事偏沅撫院雖云管理衡永長沙等府然虛名無實不免十

羊九牧當此多事之時地方遼濶文移往來耽延時日萬一彼此推諉必至貽誤封疆臣愚以爲莫如援江南陝西之例將兩撫分屬以湖北責之省下巡撫以湖南責之偏沅巡撫一切錢粮欽件官評刑名皆派定地方使所屬之有司亦便於諮詳呼應所治之人民亦易于撫循照察疾苦得以上聞痛癢不至隔絶當此用兵之際奸宄間諜散布民間者地近亦易搜防貪官蠹役借名科派者事少亦便懲究其左右布政使已經奉以下闕文

議具

奏之日再議去後今據該督張　疏稱省撫現駐之武昌與湖北漢安德荊鄖襄共八府屬應省撫管轄卽以湖南之長衡永寶辰常岳七府與郴靖二州應偏撫專理至刑名錢穀照分轄之府州一同各歸管理等語查旣據該督查明省偏二撫分理地方炤依職掌分轄相應如其所請可也奉

旨依議

吏科都給事中臣姚延啟謹

題為請禁木籠之設以恤監犯以廣

皇仁事臣伏見

皇上軫念囹圄疾苦

特允臺臣所請令刑部提牢司官管理一月方行更換欲其盡

心布置雖

堯舜好生之仁何以加焉切思在內監犯蒙

朝廷德意而在外囚獄之苦多有不忍見聞者恐

皇上之恩澤未必能遠布也臣聞各處獄中舊設有柙牀每夜

囚犯上枷手足俱不得動遂有眼被鼠剜身遭蟲嚙者後

因奉

旨禁止近聞江南浙江地方有等獄卒又創為木籠之制形如箱籠上下分為數層囚入此籠外加鎖閉屈伸不得其便溺俱在一處天時炎熱其居下層者穢氣薰蒸最為苦楚儘有極輕罪犯獄卒要錢亦驅而納之籠中無異地獄遇有疾病垢惡難堪層層忍穢以致瘟疫傳染監犯多報病故伏乞

勅下部議行在外刑獄之官將木籠禁革不用其緊要人犯嚴

加鐐扭不得濫設非常之刑違者治以重罪則普天率土

皆戴

皇仁矣伏候

勅部議覆施行

康熙四年六月十五日奉

旨據奏江南浙江地方有等獄卒創為木籠以致獄犯穢苦難

堪等語獄犯止宜嚴加扭鎖防範豈可創設非常刑具以

滋苛虐着嚴議具奏刑部知道

醇井息肩倚嚴欲其奏沅州宗和道
然學樂求化北宣撫湖北漕政沅州鎮星可創設非常捕且以
自勉益進脩州在抑方有舍新謝民為人令監以效栽他排[illegible]

[illegible]

吳興姚氏家乘傳文卷十四

始祖雙橋公

相傳西兵起民各奔命我上公自妙溪來居倫一圩地因名姚家帶不知當日築此一堵其卒瘏拮据何如者上推計將二百年蓋在皇明宣德時世業農於此傳四代有遷居特五圩者亦業農五代後我父叔始遷居府城今讀書發科發甲然此圩實我之豳地也八代有遷居桐鄉者亦業農以前莫可考此上公即我姚姓之始祖也

祖松軒栢軒二公

按相傳小錄又載始祖單生伴哥公公生眞一眞二三一公乃此錄載伴斟伴哥二公各有配一生阿眞公一生滿眞公豈卽眞一眞二二公耶族徵承古斟眞字不知忌諱不稱無懷氏之民哉唯無懷故蘊鬱此一段湻氣長發其祥我後人愼勿輕視田舍翁而不知所本也

祖龍池公

此我高高祖也諱眞字龍池生高祖敬公世業農不知其他想其人其行蓋不愧此諱矣

高祖西疇公

世稱顧名思義我上世微豈識所以稱名哉乃高祖敬公承父眞公啟侃承祧其名若有天錫焉者而此後子姓漸蕃於今且叨人文之列此豈偶然也乎哉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二公之諱也今後人已有知識矣顧其所以錫名所以篤生之不偶卽世世存可也

曾祖古齋公

此我曾祖也爲高祖長子長嗣林公生四子我父居次克恢世業以牧貴敕封固此公之所貽也人本乎祖恩亦本乎祖後之人當知所自啟云

祖友松公娶沈氏

重慶世亦多有也痛我祖生四子即逝不特牧不及見即我父十歲時亦已見背矣煢煢祖母携纍纍諸孤苦無產可膳給不知當日若何爲情也以是伯父僅居守父叔各散入城求生計迨我父稍成立迎養祖母故牧時荷提携姁姁焉亦不知苦盡甘來之所自也今思之大覺酸楚人孰無祖牧獨不及一見人孰無祖母牧及見亦不知其初特苦之甚然猶幸我父能於苦中掙立養母氏于末年惠兄及弟使各能成立是又我祖不幸後之大幸耳

大伯父一菴公

我先世俱務實力農我伯父尤其實者耕以外不知其他故我祖早逝伶仃後伯父獨亯年七十而我父三叔父壽尤踰焉我父未疾時牧蓼伯與父取對一聯牧書伯父胸腹云一點實心無奚落百年身世甚恬安不踰旬父疾作竟逝乃知伯與父將爲對偶耳然此一聯實可盡二老之行肰矣

父贈君湻菴公娶太孺人馮氏

我父府君性渾實氣醕和而孝友天植有不可書之簡冊者牧但傳語子孫使知格天發祥之有自云若論一生精神則專在

教子一節牧自幼但日聞讀書淸高讀書淸高語而朝夕勤劬寒暑無閒自壯至老若止有此一事而無他者且不獨敎牧也端碩敦愼重五孫皆其所督誨皆若所以訓牧者而我母太孺人又克有相焉凡延禮師傅接待朋儕飲食調攝無不躬視其事而冀其歡俾兒曹可領敎益卽年七十餘矣凡兒曹赴試未有不蚤起自飪焉者牧固謂二尊人精神透徹培養敎源極深且厚自後數十代凡有能讀書接武者皆其所貽也痛恨牧不肖不能蚤致靑雲我府君但見牧薦賢書而不見牧登仕籍我太孺人雖見牧登仕籍膺恩封纔見端兒入庠校而不及見其

榮發併碩敦以下之叨列衣冠也然如此二人者精神常在豈與其魄俱藏哉牧今奉二人敎立家廟著家訓立族譜矣行將立義莊立義學勤其事以貽穀于無窮使端碩諸兒能益加培植俾此段精神永昭于來許哉我二人豈獨可瞑目于地下將含笑于地下矣

三叔父樸菴公

我三叔父性最質實日用飲食外不知其他眞所謂未琱之璞也故終身無一繫而言年爲極永

四叔父萃菴公

我四叔父未五十而夭然想其狀貌甚笑悅而可親不知其何以不壽且生兒亦不延也

以上倶承菴府君撰

明贈文林郎知縣涫菴姚公傳

姚讓號涫菴家貧市布爲業得遺金數鋌訪求其人悉還之事母沈太君至孝先爲伯兄娶嫂然後自娶繼完兩弟姻教子成名尊師重儒嘗云讀書人直淸高以子舜牧貴贈文林郎見邑乘德業傳

姚讓號涫菴家貧幼孤貿布爲業事母至孝先爲兄娶嫂然後自娶繼完二弟姻教子舜牧有義方遂成名儒有金葢山鄉婦攜幼子以一香爐來易布既去拂拭審視粲然金也追還之母子感泣設位以祝及舜牧爲父擇葬地至山中遇之延至其家

具飯形家言其屋地最吉婦子聞之卽撤屋以地獻乃酬以金受地營葬人傳飛天蜈蚣格裔孫文田大魁天下同治程邑志

理學承菴公傳

姚舜牧字虞佐烏程人領萬歷癸酉鄉薦不屑制科業慕唐一菴許敬菴兩先生之學自號承菴探道淵源屏去訓詁所撰四書五經疑問凡三易稿而成直與濂洛關閩爭席初令新興再令廣昌愛民如子造士如師戊申歲大祲力爲當事籌救荒之策賑濟不遺餘力刑家有範所著家訓世稱其眞切過于顏氏劉中丞一焜楊直指鶴俱造廬執弟子禮爲建羽翼六經坊于會城旹年八十有五一日徧別親故周遊城市謂刻知算盡至期沐浴肅衣冠端坐召子孫環立玉筯垂鼻而逝湯若士稱先

生有正叔之正又不失伯子之和韓求仲草先生鄉賢呈云生平薄竺山葱嶺之書化去得淨國蓮邦之祕皆實錄也載湖州府誌儒業名賢傳

明封四川道監察御史理學名儒承菴姚公傳

姚舜牧字虞佐號承菴授新興令調廣昌皆有惠政以直道自持戊申湖大祲爲當事籌救荒之策蓋道學而寔見經濟者所著四書五經疑問及家訓警俗編行世以子祚端封御史劉中丞焜楊御史鶴俱造廬執子弟禮爲建坊于會城年八十五祀鄉賢新興廣昌祀名宦見程縣誌

姚舜牧字承菴烏程人歸安籍登萬歷癸酉賢書歷任廣東新興江西廣昌知縣服官愛民如子造士如師素以窮理講學爲事所撰有四書五經疑義疑問書經要解史綱要領性理指歸

孝史警世等書年八十有五卒祟祀名宦鄉賢子祚端成萬歷丁未進士仕至太僕寺卿孫延啟順治己丑進士仕至吏科都給事中延著順治己丑進士仕至河南布政使曾孫涫敏順治甲午舉人涫燾康熙丁未進士現任戶部湖廣淸吏司主事涫熙康熙壬子舉人皆公之盛德貽謀者遠也見安誌儒林傳

姚舜牧字虞佐烏程人父讓號涫菴以德行聞於鄉里舜牧克承父志又慕唐一菴許敬菴之學自號承菴萬歷癸酉舉於鄉知新興縣調廣昌愛民如子造士如師歲大祲力爲當事籌救荒之策賑濟不遺餘力長子祚端成進士遂棄官歸皓首窮經

屏去訓詁所撰四書五經疑問三易稿而後成嘗與鄒南皐書自言所著書於傳或少悖於經不無少補所著家訓眞切過於顏氏直指爲建羽翼六經坊於郡城受祿養二十餘年德望彌尊年八十有五一日偏別親故端坐而逝祀鄉賢湖州府志孝誌新增入

姚舜牧字虞佐烏程人萬歷元年舉人慕唐一菴許敬庵之學自號承庵知新興縣栗志遇事敏練悉心以訪民隱釐弊淸蠹案牘無留發粟賑饑區畫得所里甲向苦差役乃立月頭仿僱役法行之無弊廣東通志餘自學宮屯田鹽榷津梁等務靡不盡心確處務爲民利署全州多所興革調廣昌一如前治刻家訓以教

民整頓鹽法以廣昌之納南糧跋涉艱難申請政折士民念其德於去官之日立生祠舜牧研精理學寢食於經書者六十年著有四書五經疑問於時巡撫爲建坊於省垣及郡城曰羽翼六經年八十五子祚端祚重錢元懿姚公墓志祀鄉賢湖府重脩楊志新增入文學傳

明丁未進士太僕寺卿世所姚公傳

姚祚端字正初號世所令江都廉惠勤敏鹾臺委視鹾卻例金萬三千有奇息泰州民爭地之變淮璫馬棠移駐維揚復力拒之棠遣刺端刺者察端長吏叩拜而去遂以淸操聞擢御史按秦風節㠇然敘功頒賞後以例副蜀臬尋起刷卷南畿魏璫用事告終養歸居鄉絕干請敦故舊恬淡自怡栩課經樓杜門訓子嗣晉太僕少卿復忤當事京察以御史降調後特起南冏丞晉璽卿流冠日熾朝議以端望著秦中會推巡撫而端已卒士論惜端未盡所用載程縣誌

姚祚端字正初號世所烏程人舜牧子萬歷丁未進士知江都縣鄉鹽商常例二千有奇商懼瞎以金條置袖中來獻復力拒之清介著聞選四川道御史首劾宰輔方從哲人嚴憚之出廵陝西請加解額建周子祠置博士陞四川副使病歸起原官南京刷卷陞太僕寺少卿復以京察降調再起南太僕丞未任卒弟祚重 郡李志 新增入

姚祚端字正初號世所烏程人舜牧子萬歷三十五年進士知江都縣 州志 鹺使委視鹽額外羨利歸私橐祚端峻卻勿受俄沿海居民與竈戶爭地起釁聚衆騷動郡邑參政以祚端爲民素

所慕畏命之往祚端單騎就道爲剖其曲直擿倡亂者繩以法餘衆悉解尋召入爲侍御史值神宗末年倦勤直摘時政之弊叅元輔糾大司馬不避權貴時光宗在東宮常稱東城姚御史書祚端姓名於屏及嗣位授專敕兼閱廵邊便宜行事至任申明武備殲茶寇戢逃兵劾秦藩之橫撫卹征遼死士全陝得以安堵陞四川副使歷太僕卿尚寶司丞端回翔內外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國家利病弟祚重 載郡楊志政蹟傳 新增入

江都縣知縣世所姚公名宦傳

姚祚端浙江烏程人進士萬歴間授江都令公恕廉敏政無寃民催科不擾閭井宴然城東北隅有石人長二尺許砌市墻内黃冠詐云有靈祈禱奔走塡咽衢陌通國若狂祚端碎石人而懲倡妖者人服其正直五載政最召爲御史見揚州府誌

問卿世所公傳

翰林修撰 韓 敬 求仲 烏程

公諱祚端字正初號世所承菴先生之冢子也幼頴敏年十六補程庠弟子員萬歷庚子以易舉于鄉丁未成進士會試卷已定魁以第四策觸犯時事乃置次卷初令維揚江都煩劇素稱難治公諏悉民隱盡爲釐飭甫任一年弊絶風清鹺使委視鹽額外羨一萬三千有奇例歸私橐公峻卻勿受俄沿海居民與灶戶爭地當事撫御乖方衆心忿亂各聚衆數千騷動郡邑初遣如皋令往衆益猖狂令倉皇奔歸議發兵勦捕參政熊公謂公曰君視鹽卻羨彼所慕畏今事急矣非君往不可公慨任之

熊欲以兵衛公曰是速之亂也單騎就道衆聞公至且懼且喜焚香以迎諭之曰爾民與灶素有親戚今爭尺寸之土擁衆紛擾欲爲亂耶衆曰非敢然也官府迫我至此久覘公來活我命咸叩頭號泣願聽處分公剖其曲直摘倡亂者數人繩以法餘衆悉安揚故多盜每一案發盜輒牽人無辜以此媚官卸禍公廉知其情密諭盜扳者曰我少時聚羣盜于堦下呼汝輩姓名則第錯應之隨令羣盜入扳害諸人悉如所諭呼甲乙應呼乙甲應反覆訊詰盜扳甚固公大笑曰若輩共事分財豈有不識面者言其故而盡釋之盜驚愕伏罪全活數十人壬子秋公任

滿膺召權璫馬棠素駐淮肆虐聞公將行欲移駐揚公夜聞報
怒曰彼瞷我行乃敢爾耶秉燭起草申文撫按力爲峻拒時棠
乘巨艦泊揚城外密使人刺公刺者知公良吏叩頭而去棠亦
感動復還駐淮公在揚校士得倪子啟祚張子伯鯨十餘人後
一選翰苑一節重鎭餘皆登甲乙之榜泮額甚隘公力請學使
熊公廣額數名一時稱公善造士云召入爲侍御史巡視東城
値神宗末年倦勤公直摘時政之弊參元輔科大司馬不避權
貴不顧身命時光宗在東宮常稱東城姚御史乃眞御史書公
姓名于屏尋命代狩關中陛辭又跡國事日非宸綸不恪痛哭

陳奏不下數千言光宗嗣位授專敕兼閫巡邊便宜行事之任郎申明武備嚴斥堠練將卒簡戎器壁壘一新覈餉鈌一年有奇多方設處充補次歲辛酉熹宗元年屆鄉試公膺監臨䟽陳秦文日盛士有遺珠廣陝解額五名灤州學生張文運爲橫渠張子一十四世孫世系甚明其先在灤失職特題授五經博士得比周朱兩程之列全秦五千里形勢要害風土利弊洞若觀火殲荼寇戢逃兵黜墨闒賢阻瑞邸之封劾秦藩之橫撫䘏征遼死士全陝得以安堵旋丁內艱服闋轉川臬稱疾不赴未幾復還前職刷卷南畿值逆魏用事桀毒縉紳公謇謇諤諤無所顧

忌逆甚憾公連遭貶謫遂告養親歸里遘外艱搆課經樓杜門
訓子姪今上御極遷太僕卿復忤當事降調後特起南冏丞晉
璽卿公已沈疾不起强向闕謝恩踰二月流寇日熾全秦震動
朝議以公望著關中會推陜撫命未下而公已捐館矣春年五
十有九公回翔內外所上章奏二十餘悉關國家利病西北事
宜是是非非激切言之不肯媕婀骫骳取合權要故深爲小人
所忌賴聖明洞鑒屢蹶復起然幾羅于害者數矣卒之中道以
殁見諸吏治者犀犀若此而不獲大究其所設施此豈不可爲
國家嘆息也哉公爲人正直方廉而篤于孝友承菴先生著述

甚富梨棗費以千計公罄槖勉措未嘗告倦千里外珍貽必愜親意而自奉淡泊家計出入不問仲弟二所病篤醫藥含殮諸費悉出自公悲哀形色常以不貲爲憾撫兩孤如子姪　早孤能文而夭公慟不已其所居向已屬公公嘆曰孤兒嫠婦將焉往耶前價姑置手書券與之戒無戚戚永依我家人上下踈戚凡數百指視之如骨肉此則其居家之大凡也公淵源家學平日規言矩步皆可爲後人法憶昔余孟受業于承菴先生之門余亦時登先生講堂與公詩酒往來相得歡甚公有子七人文學競爽第五子又爲予東床故知公特深遂排纂公事行而

爲之傳嗚呼公今已矣而德望在鄉黨威名在遐荒宏猷偉績

史冊必有書之者予殊媿筆墨蕪薾未克表揚我公于萬一也

敕封戶科給事中加封廣東參政又菴姚公傳

姚祚重號又菴名儒舜牧子太學生恬淡不樂仕進以子延啟封徵仕郎戶科右給事中以子延著加封大中大夫廣東參政年臻耄耋　褒綸屢膺益謙沖自下往來徒步不肩輿張蓋長吏之庭生平絕迹年八十一見程縣誌

姚祚重號又菴太學生孝友醕謹高尚不仕勤儉治生詩書訓子置祭產義田一介不妄取親族貧乏者賑恤之塾師未室助婚賑養老友侍父承菴令新興將置四于法憐其無子力請得釋廣昌獄不蔽風雨請創新屋三楹隱德不勝述嘗曰做人須

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以長子延啟貴封給事中次子延著貴封嶺南道參政見安誌德業傳

姚祚重號又菴性恬靜處父子兄弟間終身如孩提父承菴謂其能以聖賢語見諸躬行每述承菴家訓爲人須存心好讀書要見理明教子弟以此佩紳子延啟延著並貴累封大中大夫年臻大耋益謙沖自下下闕載郡李志新增入

姚祚重號又菴歸安人舜牧季子太學生性敦樸孝友舜牧所著經傳疑問諸書校讐參補以成先志侍父令新興廣昌兩邑憫圜牆湫隘捐貲令營寬厰給饔粥食四子橐蠏苦藉以全活

甚衆居恒恤宗族親友急難及婚葬不能舉解槖畀之有負債不能償折劵與之以子貴封工科給事中李霨傳勅封恩榮序子延啟延著並貴祚重謙沖自下長吏之庭一生絕迹載郡楊志人物孝義傳 新增入

吏科都諫敬存姚公傳

姚延啟字季迪號敬存舜牧孫與弟延著俱順治丁亥科會試中式己丑殿試授稷山令報最擢給諫歷掌戶工吏三垣封章剴切皆關國體其疏革木籠一事尤加意纍四年七十一卒著還竹軒集卻寒叢語見程縣誌

姚延啟號敬存理學承菴公孫與弟方伯公延著仝登順治己丑進士一時稱雙鳳聯飛除稷山令刑清政簡寓撫字於催科邑多盜公下車訓鍊民兵親率勸治乃歸誠向化署中向有愛竹軒兵燹後鞠爲茂草公至重爲修葺頓復舊觀更名還竹每

月課士於此人文蔚興簿書之暇著有還竹軒詩集卻寒叢語秋螢吟等書歲甲午分校矢志秉公所拔皆孤寒士輿論德之稷邑風俗有兄死而嫂歸其弟者公曉以大義力爲禁止自公申餙後民咸知禮義尚廉恥迄今誦明德不衰歷五載政成奏最 欽召特擢工科給事歷戶垣晉階吏科都諫正色立朝條陳稱 旨所著奏議如請蠲賑以蘇民困簡冗費以裕軍需務脩省以彌天變禁木籠以恤獄囚餙科場以究積弊嚴私交以肅官常民生國計忠告詳明有古大臣汲黯陸贄風槪及歸林下杜門養望梓里間無不交口以頌至族有不能婚塟者悉爲

捐助之族有不能饘粥者置義田分給之親知有不能支朝夕者量親疏遠近以周邺之積德施仁莫可殫述長子湻敏甲午孝廉次子湻炤丁酉副貢孫德莯丁巳登賢書人皆以爲食都諫公之報云見安誌政績傳

中州右方伯榕似姚公傳

姚延著字象縣號榕似舜牧孫初授柳州知府調平樂以軍功加一級陞山東鹽政道晉嶺南大參舉卓異　欽賜袍帽秉臬江南遷中州右藩丁外艱未任因江南讞獄過于哀矜以失出被禍見程縣誌

姚延著號榕似理學承菴公孫與兄都諫延啟同登順治己丑進士除柳州守政尚寬大將士俘良民邀功賴公省釋全活甚衆賊陷被執不屈　世廟賜金幣褒奬敘桂林守禦功加秩移守平樂遷山東轉運使廉潔剔弊商民便之分守嶺南單騎撫

獞寇諸寨悉平舉卓異賜袍帽拜江南觀察海氛陷京口犯金陵公嚴軍寔備禦督府倚公如左右手羊尾黨獄逮繫數百人公白督府不當起大獄以搖衆心皆遣去京口婦女被虜者哭聲震天公親詣江干召家屬識認放歸凡千七百餘口治獄多所平反豪猾搆營弁肆虐公捕首惡杖死通衢坐是忤權貴巡按何可化誣奏公失出羅織以死公歿之日士民哭踊相率擕絮酒設祭子湝熹康熙丁未進士今戶部主政任中祕時兩上書訟寃 聖天子憐之下部確議覆疏皆以爲過後格于前議而止見安誌政績傳

姚延著字象懸號榕似延啟弟順治六年進士時粵地未靖簡
新進士隨征初授慶遠府改柳州以守禦功賜金增秩移守平
樂遷山東轉運使分守嶺南單騎撫獞寇諸寨悉平以卓異陞
江南按察使己亥海寇犯金陵悉心防禦制府倚如左右手時
兵事倥擾民多挾仇誣訐獄訟繁興延著盡讞獄多所平反營
兵倚勢作威以印子錢剝民者擒治其首惡由是與帥府忤又
訊釋被掠婦女幾二千口敘城守功陞河南右布政使所忤帥
府摭他事誣以失出羅織以死士民號慟執紼者數千人載郡志政

續傳

姚方伯傳

順治戊戌進士 烏程 嚴允肇

吾郡諸先達德業聞望爲世所艷稱者未易更僕數其在　昭代則推榕似姚公爲第一公家世貴盛甲於苕霅王父承菴先生闡明絶學崇正闢邪貫穿經史學士大夫咸師宗之公與其兄都諫公並以文學知名當世公先舉於鄉者十年丁亥與都諫同舉進士時特簡方面隨征初除柳州守三年量移平樂加秩二級累遷山東鹽運使廣東叅政分守嶺南道大計舉卓異拜江南按察使明年陞河南右布政使以丁外艱歸歸未及朞而難作矣公爲政不事煩苛務尚寛大立志爲民請命執法如

山不畏强禦不依違兩可所至使人頌德不衰然亦以是忤悍帥故終及於禍惜夫公之初至柳州也粵中新附瘡痍者未起一切撫綏安集軍民帖然將士在行間者每俘獲良民以邀功賞賴公省釋之全活甚衆甲與乙俱擁衆自固至是謀出就撫而甲多狡計先攜金帛賂帥府賣乙以求媚遂移兵殲之無遺種乙之妻獨得脫哀控上官莫爲理公廉得狀檄甲來對簿爲有力者所持乃爲文告於柳子厚廟欷歔累日竟偵得之一訊伏辜遠近稱快柳俗波靡公爲設條教申禁約風俗一新寇陷柳州公被執爲羈因數月不屈事平

天子賜白金以旌其忠又以桂林守禦功　賜白金表裏葢異數云
其爲鹽運使廉潔奉公剔除弊政商民便之京軍過濟南供應
取具倉卒部使者飛檄委公一宿而辦諸司歎服以爲不可及
其分守嶺南也粵東獞寇竊發省會騷動公單騎往撫賊驚喜
曰是前柳州姚使君耶願受約束諸寨以次解散護撫軍篆勢
豪屏息墨吏望風解綬
天子聞而褒之賜袍服如漢循吏故事已而拜司臬江南之命時海
氛陷京口舟師直犯金陵公甫至則嚴軍實修守具督府倚之
如左右手郭外居民數輩相率登高陵以望敵遊騎邏得之以

爲奸細提鎭某欲立誅之大吏不敢異議公力爭以謂此愚民不可殺某帥有愠色公不爲動卒釋之又有羊尾黨之獄逮繫數百人公密告督府郎公曰狡寇壓境不當起大獄以搖衆心郎深然之聽公伸理悉遣之去京口婦女被虜者西嚮號泣公親詣江干使其家雜認縱使歸凡千七百餘人南省刑名素繁是歲仍江上用兵之後大獄屢興卷牘山積纍囚或數十百人公聽斷如神一切矜愼而不留獄多所平反紳士家有宿怨輒誣人叛案公力爲申雪尤嚴反坐之律豪惡倚營弁爲虐責償子母錢破家者纍纍道路以目公捕得首惡校死通衢市民相

賀曰自今卧始帖席矣當是時大帥貴倨用事閭里無賴助之作威交吏不敢抗者公獨不爲絀行伍有犯法擒治弗少貸坐是積怨憤益深仰視俯畫間思有以中之矣先是金壇某紳以所憾十生欲擠之死訴其事御史臺公以其無驗弗坐某遂肆爲蜚語以憾公會垣中有告密者遣官至南省會勘頗多所株連某紳事示漸露而巡按御史某妄奏公承問某事失出所遣官主某帥家則故與公有隙者引繩批根修睚眦之怨遂扼公以死悲夫此可爲嘆息者也昔漢明帝窮治楚獄御史寒朗上言其誣幾蹈不測然卒用其言多所降宥徐有功在天后朝用

法平恕嘗與后反覆詞色愈厲后怒欲殺之有功迴顧曰臣雖死法終不可改后釜以此重之相提而論公在江南捐一身以活千萬人其事不在古人下然朗與有功幸而得全其身公不幸而寃死則以

世祖升遐

今上未親庶政上下恐恐莫自堅其命故無敢爲公顯白者公旣爲法受過厥後司刑名者無慮皆務深刻鍛鍊周內謂非此無以免禍吏民益輕犯法姦猾日滋郡國獄訟之得其平者或寡矣公歿之日江寧爲之罷市士民哭踊如喪其私親柩歸菰中相

率攜絜酒設位而祭者數百里不絕予與嗣君陟山友善方難發時陟山冒酷暑疾驅數千里求救不得一慟欲絕者數矣已而舉進士仕為中書舍人兩上疏訟冤廷議皆謂處分過當而以既往不復昭雪嗟乎是非久而論定公之功天下莫不聞公之過則一二忌者相與文致之也使其為大司寇御史大夫持衡敕法當使天下無冤民因而禁網濶疏氓俗湻厚以馴致夫尚德緩刑之治豈直媲美釋之定國諸人而已哉公有才子六人長登賢書叔居中祕餘皆通籍策名于時驫驫若若者如萬石君家子弟于此見天之報施善人為不爽也一日陟山手年

譜一編屬予作傳予之固陋媿不能闡揚萬一謹撰次其行事
以俟後之君子公諱延著字彖懸榕似其號云

方伯榕似姚公傳

康熙癸丑進士蔣伊 常熟

方伯姚公諱延著字象懸烏程人祖舜牧萬歷癸酉舉人歷任至全州知州所至有聲績尤以四書六經疑問推重于世名在儒林傳公少工文雅以幹才自負順治四年與兄延啟同登進士時海宇初平粵東西未入版圖

世祖簡新進士爲知府隨征公授慶遠府改柳州 王師尚阻衡永間八年始得之治所撫流移安反側以幹辦稱軍中多濫獲邀功公爲救解全活甚衆僞總兵某某素厚約一人齎金帛先出降以決去就然後再降先出者詣某將軍誣後出者爲賊竟遣

兵屠之其妻僅而獲免徧訴督撫大僚莫肯理公獨擒以對簿
置之法良民髮長者軍士指爲賊其帥執以詣郡獄公曰我民
也爲訊而釋之李定國陷柳州公被執不屈羈桂林 王師恢
復得免經略洪承疇巡撫陳維新交薦 特賜白金又二年賊
入犯以守禦功加一級再賜白金調平樂府陞山東鹽運使剔
姦弊除陋規商民感之陞廣東參政分守嶺南池水獞寇竊發
省會戒嚴公單騎往諭衆羅拜受約束溷江各峒以次消弭爲
政寬大而興學校餙武備減夫站禁營債風操卓然
世祖以爲能賜袍帽尋陞江南按察使聞海寇擾江寧兼程赴任而

京口瓜揚俱失守總督郎某知公才委制軍器及招撫水牌皆精良時城在圍中居民登高阜觀望爲避兵計軍士誤以爲奸細也擒詣提督某將就戮總督不能止公察其寃請釋大迕提督意有勸之自抑者公曰殺人媚人吾豈爲之竟得活羊尾黨獄起寃繫數百人公白督府不當起大獄以搖衆心悉遣去是時軍興多叛案日讞數十百人皆明愼不留獄被誣者立釋然于犯科者未嘗稍寬營弁倚勢盤剝不數月子本倍蓰名印子錢不能償則株連中保民大苦之公立械死其首惡權貴請寬者麇至不爲動京口婦女避兵失散哭聲徧野營伍威脅之使

自言閩人不得歸公知之親詰其姓名詣江干召其家人識認
放歸凡千七百餘口督撫以其才聞于朝且敘全城功
特旨紀錄俄陞河南右布政丁外艱未及赴然竟以迕提督銜之次
骨會御史何可化劾公審史記靑管得勝失出奉
旨察議承審者適舍于提督家遂修舊怨陷公以死先是海寇將至
建平縣令學官以兩印授學吏史記靑令藏匿途遇賊賊露刃
脅記靑至廣德州記靑從之然匿印不與賊事平州守申報公
檄推官會鞫以追脅可原兩印猶在請豁免寧國府丞張經獻
從賊寄衣物快役管得勝家推官初擬得勝當斬公據以申請

巡按衞某以得勝從犯應減等復下其事于推官改擬流公竟以此二案與推官同時論死民爲罷市及旅櫬歸哭送者江寧至丹陽踵相接曰姚公活我忍不送耶後公子涫爲官中書舍人上疏訟冤謂定例承問失出止降級調用不當置之于死乃下部確議部臣以擬罪稍過但事屬既往遂不復昭雪然公寔有才略兼著守禦勞績其死也士大夫咸傷之年姪蔣伊撰

有才略兼善守禦勞績甚著死也士大夫咸傳之年譜[illegible]

[illegible]甚精通[illegible]往返不[illegible]

上[illegible]例承問失出止降級調用不[illegible]

三月[illegible]公十[illegible]中[illegible]

以此[illegible]與[illegible]市及[illegible]

[illegible]其事[illegible]推官改[illegible]公[illegible]

書布政使姚公傳後

康熙乙丑進士 吳世杰 高郵

布政姚公以江南司臬活千萬人會爲仇者所中以死歲戊午予寓白下叢霄道院中二三父老爲予言往者海氛犯金陵公甫至嚴軍實修守具郭外居民有登高陵以望敵塵者邏騎得之提督某命立誅公力爭得釋羊尾黨之獄禍連數百人公白督府郎公曰寇在門庭當以安民爲急務勿興大獄搖人心督府以付公公悉遣之省紳士家有宿怨輒誣以叛公嚴反坐之律人賴以安今我民得一息貽留者皆公賜也顧不幸爲法以死言罷嗚咽因出公傳讀之余乃喟然曰公之有德于江南如

此哉而卒不能免其身雖然公以身活千萬人則公之所以不死者自在也彼當日文致公罪扼公以死者今竟安往耶使公當日吐剛茹柔以殺人爲媚人且當

世祖升遐

今上未親庶政之時可以立致顯要否則持兩可不怒悍帥則亦終老牖下耳乃以身犯大難甯致身于鼎鑊而不忍使吾一民受寃以死則公之爲德于生民者大而天之所以報公者正未有艾甯獨當日士民哭踊道祭如喪其私親已哉子鄰邑天長縣有草寇劉青海乘釁起掠民牛馬殆盡郵有富民姚某陳某凡

七姓爲仇者誣以助賊牛馬訟之州州申臬司公察其無辜令釋之後公去任復爲奸吏所持改勒牛馬字爲助字坐死徙者數十百人向使公不去任後之鞫審一如公志則此七人之身家可無恙也由是則公之活我江南百姓者又不止如傳所云云而已海氛既定大兵掠民間婦女閉置大舟中令作閩語間有囁嚅者輒露刃恐之不敢張公廉得其狀白于大帥親詣河干計斥弁卒無使至前獲一少婦作吳語詰之得實遂大書伊父兄姓名于榜疾呼得之給票護其歸鄰舟婦相率號呼公使其家雜認之一如前遣歸者凡千七百人時江西婦女充斥載

道余與二三同人往贖于白門舟中遇丹徒人道公遮留難婦事甚悉嗟乎使今之大吏有封疆之責者悉如公保護則纍纍者當不至此也公之有德于江南者如此予江南人也因書所聞附傳後他若治梆以平蠻以及嶺南功績甚夥非予目擊耳聞者予姑略而不敢詳云

杭州同年海觀日升弟以公事自淮歸手一冊示德里則高郵吳萬子先生甓湖草堂文集也中有書布政使姚公傳後文述先王父司臬江南時守正廟法垂二十年而父老之思人愛樹者歷久常新大概與嚴公石樵所撰傳及伯父陟山

公所著辨寃錄年譜互備惟天長姚陳七姓勤獻牛馬一事經先王父原宥而姦吏卒文致以罪爲傳記諸刻所未及益信先王父以死勤事雖當日頌寃於

朝恩蒙

廷議而遺澤在人且有子孫所無得而稱者非萬子先生孰能盡發其覆哉此海觀所爲三復殷勤而助予小子張目也萬子名世杰康熙乙丑進士敬梓斯文以附譜後因牽連書之云耳雍正辛亥十一月十一日孫男德里流涕謹識于金陵寓舍

[illegible]

敕贈湖廣按察司僉事邦劬姚公傳

姚延儒字爾眞號邦劬舜牧孫淹通經史試輒冠軍以拔貢授南漳令循良著績山寇竊發儒勦撫並用竭盡心力陞大同府同知未離任値川寇攻城死守城陷罵賊被害　賜祭塟　玉音有勁節丹心寔堪憫悼贈湖廣按察司僉事廕一子見程邑誌

姚延儒字爾眞烏程人舜牧孫順治五年以拔貢授南漳令有淸惠聲山寇竊發延儒勦撫並用竭盡心力陞大同府同知未離任川賊郝搖旗等陷城被執罵賊死之贈按察司僉事長孫德憲以難廕授江南銅陵縣知縣載湖州府志

南漳令贈僉事邦勔姚公傳 載湖廣通志 姪湞壽撰

公於壽爲叔公之忠於 國仁於百姓楚士民咸知之至其生平立身行己之本末楚士民未必盡知之也壽幸奉 簡書入楚適當通志告成之日壽不爲之傳誰則傳之者謹述數言以附於篇按公諱延儒字爾眞浙江烏程人壽曾大父承菴公爲理學名臣於公爲祖太僕卿往爲御史不附魏璫顯直聲諱祚端公之所自出先大夫方伯公前江南臬使於公爲從兄亦公所從受業者也公家學淵源才華挺出流輩數等而屢不偶丙子中副車丙戌學使者李公際期最名知人得公文嘆賞拔置

第一貢入京師　廷對上列順治五年授南漳令是時西南猶未底定湖湘左右皆壁壘漳小邑屢困兵燹流亡未復而西山寇假聲勢搆禍肆殺掠出沒不時人心皇皇公至竭力招徠均其徭役寬以文法閱五載民懷其德政聲流聞擢大同府同知未離任而山寇郝搖旗袁踏黨等豕突傳諜勢張甚或請暫避圖恢復公曰吾守土臣義當與城共存亡他無可言者已城陷公束帶整衣坐譙樓賊至脅公降公怒厲聲斥之賊猶未忍害公而公愈自奮詈不止卒被戕於水府廟一僕同殉時順治九年十月十一日也事聞　世祖皇帝悼焉贈奉政大夫湖廣按

察使司僉事予祭予蔭康熙四年有河南鮑帥勦賊凱旋過漳駐水府廟忽狂風大作天地晦冥帳下一降丁劉某者自言南漳姚公枉死吾手今固當償邑諸生陶相虞具陳其事力請於帥帥立寘之法虎夜至食其屍人咸異之相虞乃公被害後殮公者陶際虞弟也公生平敦倫誼不言而行太僕公令江都生公而毋夫人歿故別號邦劬事寡嫂備誠敬撫諸弟如子喪配吳孺人時年僅三旬餘遂不復娶平居家庭師友間一以道義相切劘其見危授命處之恬然本於知之明養之素以視世之慕名畏義矜血氣於一旦者固不無逕庭云

爾經公傳

公諱延開字爾經承菴先生第十二孫世所先生之四子也萬歷己未世所先生召爲侍御挈眷之京產公於燕都甫三齡失恃稍長出就外傅秉資穎敏日誦數百言歷久不遺九歲能文十四補郡庠弟子員時世所先生列薦有人公不與亦獲儁文衡極爲嘆賞贈詩以褒之年十六遘外艱公極悲慟哀毀骨立服闋與兄邦劬燕復摩礪棘闈屢戰不遇當明懷宗之末賦役繁重加以歲屢不登公承清風兩袖之後家無餘藏而毫不以爲困後值鼎革之初公避崎嶇崖谷間聞城棲課經樓廳房悉

爲兵佔踞驚曰前人剏業維艱在天之靈何安郎入城與之雜居兵橫虐無狀公益力抗始遷祖樓復全時兵燹未靖諸大姓俱離城遠徙公亦移鄉與同里諸友會文互相箴規時作歌詩贈答見志嘗曰吾廬何必不亞南陽豈學農圃樹桑插田已耶迨歲丁酉公又念曰先人一生忠藎而不思接武夫復何爲乃赴省試亥科庚子公下帷於王氏之文昌閣一夜夢帝君曰今闈首題是志字起仁字止但查科名錄中無汝名姓奈何公虔懇不許入闈題果志於道三句已預知是科又点額矣是後公每赴試得失置於度外唯研究經史左國兩漢諸子百家無不

博採刪纂手錄成書尤精於周易闡幽探微深窺其奧嚴以課子女必以先正大家爲式務耑心呫嗶奮起家聲立品制行期於無玷淸白耳提面命不使寸陰虛擲也公性最孝逢歲祀掃塋珍味時食畢陳常吁嗟隱痛以不及奉養爲恨終身如一日庶母陳氏不育子女年二旬守貞公待之無異親生歿與公母合塟春秋並祀焉同懷七人其母止唯一弟友愛更篤析產時取其磽而與弟以肥弟歿視孤姪如己子姪後得以遊庠公之力也平居極坦易不事權謀術數而遇事瞭如指掌見義必爲不計利害艱險絕去苟且瞻顧之態周恤故舊有不能婚者

爲之竭力曲全未嘗形一德色及捐館時衣冠端坐點燭焚香從容囑付無疾而逝五日就殮如生云今癸巳秋澹兄赴試未旋母訃卒至同譜諸君命余作文公祭得閱公之行實公以童年蜚聲出其所學豈不足以紹前武乃十踏省門不獲一遇及跡公之一生雖未居官立朝而已過人遠矣至其古道照人非流俗可比此儒林中之傑出者歟因不計固陋聊撮其大略非敢以云傳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年眷姪戚麟祥拜撰

爾祇公傳

公諱延服字爾祇烏程學廩膳生員理學承菴公之第十五孫我珍公之長子 鋐 之伯祖也與我祖爾承公叔祖爾發公怡怡好學同居於仁壽堂中 鋐 生也晚所及見者惟叔祖耳又長于潯未悉伯祖之文章行誼然十數齡時曾至祖居見一粉版書有我光明正大舉家啼哭可笑可笑十三字詢之兄僉歐云是爾祇公易簀時所書夫當彌留之際能達觀如此則伯祖之為人概可想見矣前丙子秋文川叔碌卷履歷內載伯父延服順治丁酉科擬元則伯祖之文章更可想見矣 鋐 年十四時將應

鄉試業師朱魯望先生曰場屋中須細看題紙即如汝伯祖嫻於洪武正體而一惠字幾誤寫後景申叔作草稿無一字不端楷觀此則庭訓淵源益信景申叔三娶元繼配皆早亡甫及叔元配亦早亡並厝于莊屋數十年位次幾莫辨岳北弟詢之予約指之而未敢定及至葬則一柩上書有亡長媳施氏數字觀此則前輩作事精細益信嗚呼世之作傳者多鋪張揚厲以誇耀于時甚至遮拾他事以附會之幾傳疑而失實矣鋐年邁不文何能傳我伯祖哉今夏四月季容弟來濤曰舊譜中兩叔祖皆有傳我祖闕焉兄其補之因追憶見聞所知者作此傳信而

可徵雖未詳亦奚病

姪孫德鋐謹撰

姚君璋叔家傳

誥封翰林院編修夏光遠

君諱延逵字爾發一字璋叔湖州烏程人曾祖讓隱德不仕祖舜牧萬歷癸酉舉人歷知新興廣昌縣學者稱承菴先生有六子祚端祚碩祚敦祚愼祚重祚馴祚端進士官至太僕卿而祚重子都諫延啟方伯延著皆進士延著子湋𤅢又由進士起家至僉事累世貴盛皆自承菴開之然承菴之所以足重者在純行邃學表式鄉邦貴盛不與焉君承菴季子祚馴之季子也年甫十餘歲連失怙恃哀毀如成人與伯仲兩兄友愛無間事庶母張如母居恒自傷不逮奉養每感節序或諱辰潸然淚下謀

窀穸躬親畚鍤曾祖塋金蓋山土豪盜葬其山龍時伯仲已徂謝君率諸兒子籲懇當事諭令別遷南街祠屋有侵占者聚族百計恢復之至凡族黨之欣戚患難賴君維持所疑就質證者尤多平生一言一行守承菴家訓甚謹勗諸子亦惟不墜其傳是冀予嘗讀承菴家訓語語從躬行心得中來洵不愧理學儒者君以丱角遊庠序宗工咸咨賞名士爭相援引而十蹶秋闈旁觀扼腕君無幾微見於言面迨叔子湆鴻魁丙子浙榜計偕北上特戒以毋浮競躁進爲士林羞君動止端嚴終日衣冠整肅年逾七十齒髮未衰目光炯炯燈下能作小楷雖甚病絕無

呻吟愁楚態卒前一日晨起焚香告天族孫有爲診視者猶與
坐談若平常及彌留屬纊第覺聲息漸微而已君之操持涵養
於斯可驗承耄壽八十有五而君壽亦七十有九云
論曰予幼時挾不律隃糜就試學使者其試館額曰弘文予周
覽歎息以爲　朝廷造士養之學校貢之成均薦之賢書會之
南宮臨軒親策厥典鉅哉學使者校文之地又復規制宏濶如
此何其詳也歸語鄉里先輩始知前此菰城無試館惟學使檄
赴鄰州冰雪凍踣觸熱揮汗不敢憚近有姚君者倡議建館云
今孝廉君以君之事狀來屬予爲其家傳乃即向所云倡議建

右文館姚君者也此非君之大者然承菴先生撰四書五經疑問性理指歸史綱要領等書嘉惠後學久矣君之倡議建試館非嘉惠後學之一端乎論次其事得附書焉

姚君璋叔先生傳　　明經學博　潘孟瀾

葢聞理學之傳得大程夫子而四子之書煥然復明據紫陽畫像贊云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正中厥施斯普夫非至聖之聞知與再傳爲龜山楊先生三傳四傳爲豫章羅延平李兩先生若考亭夫子則其五世孫也眞儒嫡泒鑿然可稽數百年來懸而有待余于姚老伯璋叔先生而欽其庶幾近之也葢先生爲承菴大儒之第二十孫六經家學源遠流長嫡伯侍御公繼起而光大之嫡兄都諫公方伯公僉憲公重熙累洽家聲爛熳極矣而先生尊厥考之聞行厥考之知鍵戶清修者六十載與

伯兄爾祗先生其晨夕因心則友壎篪濟美至情至性固吾莙所僅見焉他如睦婣任恤諸大節美不勝書象賢輩行略云孝友方正直道古情規言矩行毫末不苟卒能以定靜之力考終全歸眞字字能紀其實無溢詞也奚籍庸譾鄙人之饒舌爲乎葢莊子言之矣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先生泊然螢謐寵辱不驚而安舒自得庭除授受垂裕後昆以故大二兩世兄稟謙尊之度威儀棣棣而文川三世兄蘂榜崢嶸卓卓爲兩浙弁冕其制藝旣焜燿寰中乃其哲嗣又以名魁踵美而嗣音雲漢士相之盛幾幾乎媲隆棫樸焉猗歟此已然之事也矧又有將然

者有以酬先生于未艾也哉莊子之云誠篤論矣猶憶丁亥戊子閒余先兄奉先生命書一堂聯云繩武衣言自克顯揚前德讀書養正相期模範後人葢先生之躬行心得者大率如斯夫是故子種而孫耕彌久而彌芳也承菴大儒之心髓先生其獨得之與緣此而紹理學之傳龜山耶豫章耶延平耶程朱塗轍可循可守洵堪步朱賢之風軌以遙接乎孔曾思孟之學先型宛在餘韻方綿將不於承菴大儒彌有光也耶

璋叔公傳 載郡志孝友傳

姚延達字爾發烏程人舜牧最幼孫早失怙恃哀毀如成人言

勤悉稟祖訓鍵戶清修規言矩行宗黨引爲矜式子湆鴻猶子
湆顯魁於鄉品誼醕謹克承家學

敕贈文林郎濬縣知縣箴弦姚公傳

姚湆敏字子明號箴弦理學名儒承菴公曾孫吏部謙敬存公子以拔貢領順治甲午北闈鄉薦辛丑會試中副車倜儻英偉尤篤於孝友樂於爲善捐金卜兆堇業師俞年祥憫其子之貧也有鄉人沈某窮苦鬻妻公即代償原價完聚其夫婦一時推爲盛德云見安誌孝友傳

通議大夫陟山姚公傳

姚湉燾字子瞻號陟山延著子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伏闕訟父寃部議不能難己未壬戌分校會試所拔士皆致九卿兩任湖廣提學道值夏保子之叛聞其名欲鈎致之以死自誓巡撫以抗僞全節聞于朝補授岳常道卒于家見程邑誌

通議大夫陟山姚公傳

公名湻熹字子瞻號陟山烏程人也家世所傳具公所撰方伯公年譜方伯公六子公行三五歲就外傅讀書目兼行下束髮應童子試學使者奇其文以爲是宿素也及覆試見總丱驚嘆曰神童神童轉眼掇上第如拾地芥矣二十舉於鄉康熙丁未成進士授內閣中書舍人先是方伯公按察江南值海氛飈起俘執滿犴狴悍帥性刻深方伯公平反寃濫全活以萬數大拂其意後敘城守功陞河南右布政使適丁外艱未赴任而悍帥忌之甚遂鍛鍊承審前事陷重法時公與諸兄弟徒步縣胥畫

走數千里呼救不可得及是詣　闕上疏辯謂臣父延著歷任
危疆累著勞績只江臬任內輕擬吏記青管得勝二人罪又有
王天福韓王錫二人未經擬罪查例承問失出止降一級調用
如廣東按察使余應魁廣西按察使畢振姬亦以承問叛犯失
出降級調用因事在順治十八年正月初九日　赦前免議在
案臣父與應魁等官同事同遇　赦亦同不幸遭
世祖章皇帝賓天之後
皇上未親政之前有司因緣上下其手九地含冤百身莫贖今
皇上離照當乾冤枉昭雪如原任直省總督朱昌祚直隸巡撫王

登聯皆寃枉處死伊子朱紱等控訴俱蒙存錄臣夙夜愁痛疚心疾首在世無以為人居官何以盡職

聖朝以孝治天下定復不遺微末鑒此幽魂疏上下刑部部議以姚延著處分似稍過然既經正法無容議覆上奉

旨依議公悽愴遲迴終睎一雪未幾連擢戶部主政員外隨擢刑部郎中戊午順天鄉闈分校壬戌會試同考逾年出為三楚督學甫下車見學舍頹敝即捐奉修理又題請濂溪周先生後裔世襲五經博士衡文專尚經術而每詔諸生以三德六行凡立學之本意楚材鬱奮故事學臣自歲科兩試後即候交代公獨

聖眷命留再任蓋賞其衡文能得士云故公自鄉會同考及楚中前後所得士內而卿尹詞林外而制撫方面皆赫然成名其餘卓才指不勝屈當世稱公爲知人而公雅不欲以文字自著見也楚寇夏逢龍者本去籍卒與其黨踞山而要餉巡撫柯公永昇易之遣十餘騎往縶挺而走遂叛柯公及參政葉公映榴同日死妖燄熾盛而逢龍素聞公名逼致之時公方宿留武昌旦夕不測因顧謂幼子德柱曰死忠與死孝一也顧我所以至今不死者寔思有以標白其先人今若此命也賴

天子神明狂寇不久撲絕汝幸得脫歸當與諸父諸兄共勉之或

諷公以事竣且非守土臣無爲與死公正色曰安得稱此言者
吾向者奉　命而來坐高堂絳紗帳出白入黑惟吾意夫寍非
王臣而乃治平則公卿變亂則蛇豕郎所以詔諸生者謂何矣
始終不爲屈會賊平巡撫丁公思孔以抗僞全節事聞於　朝
初公已以詿誤遭吏議及是復職丁丑補授湖廣分守岳常道
己卯赴高堰河工工完優敘加一級久之以王事勞㦡又時時
追念方伯公遂鬱鬱得疾卒于里第時康熙癸未年七十二公
嘗築神游閣於宅西偏上設方伯公及母吳夫人像供養如生
時每家居朝夕瞻拜輒泫然流涕臨終之數日猶蹣跚登閣上

欷歔語諸子曰吾家高曾積德累仁汝祖更捐軀活萬眾予亦黽勉一生臨難不至失大節以下見先人汝輩當念我百歲後汝祖父魂魄長依此也故自號陟山亦以見志云公所著錄自易解彙述及方伯公年譜外有充菴詩文全集公嘗自謙未授梓子四德基海豐知縣繼公仲兄後德堅柳州知府德奎貢生夭德桂貢生

沈樹本曰予於公爲通家後進先王父瞿菴公與公同研席公子伯仲與先君宮贊公稱執友索予傳因視予方伯公年譜及辯寃疏藁讀之爲掩卷太息公遭遇過李燮義烈似甄濟而曾

不獲比濟子逢之追爵其父公殆不瞑猶視耶他日遊襄漢間
見一二老校退卒猶能言公拒賊時事頗條具乃知公不獨天
資忠孝抑智略有過人也公旣崇祀名宦而爲善於鄉如廣宗
祠置祭田卹姻黨昭昭吟口矣非公之大者多不著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加一級年姻家眷晚生沈樹本頓首拜
撰

開平縣知縣胥山公傳

姚涫起字子雲號胥山延著第四子嗜讀書旁及孫吳家言貢入成均考選第一會七閩告警赴軍前効用時延建諸郡山寇竊發大帥假以便宜單騎入賊巢諭以禍福咸投戈聽命錄功授廣東開平令課農桑興學校不數月邑大治不善事上官掛冠歸長子德輅字商又以貢授紹興司訓造士修學補龍游奉委賑荒著有勞績子世鑅孫益濠皆舉於鄉 載湖州府志

文林郎開平知縣胥山姚公偕配沈孺人合傳

翰林院檢討 范咸 仁和人

公姚姓諱湝起字子雲號胥山湖州歸安人明萬歷間以孝廉通顯著六經疑問等書學者所稱理學承菴先生諱舜牧者公之曾王父也祖諱祚重封大參父諱延著順治丁亥進士歷官中州方伯先是秉憲江南冰心鐵面鋤暴誅強屢平大獄全活甚衆卒以身殉人多寃之今猶家尸而戶祝焉公爲方伯之四子母吳太夫人生而岐嶷稍長舉止端莊笑言不苟敦孝友尚謙和然諾取與必誠必謹自以早失怙恃布衣蔬食抱痛終天

昆季六人怡怡藹藹從無閒言性好施遇人急難傾囊與之不稍吝他若完已售之妻贖被擄之婦掩骸骨施棺槨種種善事人所能爲而不肯爲與不能爲而欲爲者公獨爲之不倦焉嗜讀書博學工詩文原本經術於舉子業爲尤精下筆輒驚人旁及孫吳韜略靡不淹貫由廩餼入成均五戰棘闈得而復失者三　廷對中吏部選格第一需次未就而八閩之烽烟告警矣公慷慨從行思於金戈鐵馬之中立功名以自顯遂不惜破家裹餱糧繕甲冑踴躍聽命斯時也閩疆初復建延諸郡山寇遍野屠城邑擄民人莫敢誰何公曰此烏合之衆亡命之徒耳急

則死拒未易除也惟制之以威結之以恩斯俛首請命矣閩帥曰然假公以便宜單騎入巢穴開誠布公諭以　興朝之聲靈赫濯　聖主之如天好生咸感泣號呼革心薙髮從公歸軍門例有餽遺公堅拒之于是遠近各寇聞風嚮慕互相告語曰必姚公來撫乃降閩帥倚公如左右手前後就撫者偽總兵謝其瑞李尚文楊雄輩數萬餘人盔甲器械靡算賊旣感公之德復懾公之廉且明諸酋以此歸順逆藩亦授首至於今閩海無波東南安奠伊誰之力而乃以據鞍三年拓地千里盡瘁如公者顧格於部議未得與報功之典耶雖然公非弄利祿人也祗以祖

父深受 國恩思得一當以盡臣子之心耳庸計爵位之有無
哉歲癸亥公仍以選人得除粤東之開平令開故屯所明季析
新興新會恩平三邑之地而設為縣鼎革而後土瘠民貧公下
車惻然曰此固 聖朝之赤子亦我祖父之棠陰也何凋敝至
此蓋公之曾王父承菴先生曾令新興而公之尊人方伯公參
政嶺南兼攝撫篆民猶思慕不忘云公乃以寔心行寔政課農
桑興學校惰者董之勤者勸之不數月而絃誦之聲與機杼桔
槔若相和矣又何有遷徙之不復訟獄之不平徭役之不均哉
然公性剛介不善逢迎他吏奉上官命至開芻牧忽以非分誅

求公不忍以小民脂膏飽其欲遂中傷公而公亦翛然高蹈不
可復留開之民扳號奔走越數千里不忍去迄今豐碑道左瞻
望淚漣亦可信公之惠愛入人深矣然咸于此竊有憾焉天地
生材祗有此數奈何旣畀公以不世之才復厄公以數奇之遇
始也探淵入穴蹈百死以全生終也瘴雨蠻烟僅期年而謝政
公縱不以升沈爲輕重而當時之人及今之追溯者能不以公
才未盡爲扼腕也耶公德配封孺人沈氏諱淑芳贈文林郎湖
廣公安令諱彥章立菴公女妣吳氏年十七歸于公婉順有婦
德公之從戎也孺人獨支門戶內外斬如弗貽公內顧憂旣而

遠宦追隨佐公成治居處服食不異寒素公之得以奇績顯廉吏稱孺人與有勞焉孺人女紅而外兼善詞章所撰鳳軒閒咏前後集壽之棗梨文人學士操選政者往往採在名媛集中則謝庭佳句又復彤管流芳矣咸也與公冢孫范若君諱世鑅同舉于鄉謬厠譜末恨未及親炙公之休儀猶得拜公長君年伯毅齋先生悉公之立身行己勤勞王家爲能臣爲賢令彰彰如是不揣固陋握管而述之藏之家乘以待他日　國史之徵云爾

中翰慕菴公傳

姚湆顯字子澘延著第五子慷慨嗜義有至戚爲匪人所陷戍邊湆顯保護其子女家得不破又贖名家女於富室備奩具歸其父任中書舍人卒於官 載湖州府李志

中翰集菴公傳

中翰慕菴姚公傳

公諱涫顯字子潜姓姚氏湖州之歸安人方伯榕似公第五子也姚於湖故爲著封甲氏子弟豪者率藏珍匿弄甘酒嗜音謹者務多闢田以滋殖其家公獨於世味雅淡泊不隨衆沈浮至急人之急雖屢耗其金千不惜幼聰㪔讀書數行並下過目皆憶文藻秀出中表咸推賞之巍科淸貫謂可戾契致而公亦不欲偃蹇爲高思一鳳自造靑雲旣入郡學補廩生復入成均就京兆試胥不得所欲然是時公年尚未踰二十也公尤以籌略自命嘗隨方伯公按察江南巨細事動見諮詢公引短推長多

所平反一夕將就寢聞庭中書欸聲公曰此鬼呻也得毋有枉狀求理乎言訖寂然詰朝巡行階戺見暴骼公曰昨之夜阿阿側側者職是故邪亟市地埋瘞之葢公之仁不獨活江南甿庶也時江南上官勢爇灼殊甚方伯公故方直不肯改操求同旋奉

特旨晉河南方伯適丁憂歸上官遂緣它罪罪之卒置於法公毀瘠幾不勝喪而太夫人吳復以方伯公故胸中塡塞成疾公晨昏侍醫藥止譬萬端及稍篤聞庾黔婁故事輒取糞嘗之味轉甜滑心愈憂苦既卒公杖不能起暨服闋哭泣孺慕如初持喪

時因榜所居堂曰孺慕而以慕菴爲號焉蓋公本具幹時才徒以家雠未雪遂避盈居損絕意仕進惟掃除一室左圖右書循覽之暇時營灌植閒與知舊遨遊林澤登危履險必盡幽遐樵夫野人遇之於路不知其爲秦川貴公子也顧公雖閒居不關人事猶所在留意好行其德恒不後物甬上馮伣如嘗傳公文句既老而窮無所歸資供之於家及卒奉終禮畢還其骨故地爲殯藏焉蔡氏婦新寡無子饒於財邑豪欲奪而娶之不可即譸張之而告於縣事迫婦傾家財請公爲理公白諸縣婦得直遂御髮爲尼公即以其財卓菴居之終身得遂其志故明御史

蜀楊某終於湖喪不能歸公爲營瘞地又伐石爲表埋於羨道名家子某酷貧應公贍私日不暇給至鬻其女公聞捐金贖之力爭始得時公一子年十三夭折未有胤嗣胥疑公將納之後房曁至爲置奩具使歸其父覘知者又無不歎異也康熙十三年浙東西頻歲失稔有司忽不經懷催科之擾重增困瘼又閩海不靖軍旅繁興公私殊燼親屬里伍流離道路公散家糧出積金振其饑寒代其輸直重荷生造之恩者甚衆惜乎早自屏丘園其所施設止於此晉大學士武定李文襄公方伯公同年友也督師浙閩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輳公往謁修父執之敬

李公深相容接兼勸之出仕曰吾已知君能立身尚欲覘君立
官也時公兄陟山公旣成進士詣 闕上書訴方伯公寃業降
温旨公由是復入長安宛平王文靖公京江張文貞公方當國
俱與公有連召見奇之欲與之祿僉曰君淸才須得淸選當以
鳳池相處爰就內閣中書舍人未補遽歸公兄弟六人次靑雷
公早卒他胥游宦四方陟山公督學湖南北胥山公令開平念
劬公令昌樂胥貽書相招公引分自嫌不往也爲伯兄孝廉楡
菴公教諭平湖嘗一詣之益鍵關日課諸子經史閒塡詞自娛
藻艷律熟見者率嘖嘖歎羨以爲秦七黃九復生矣如是者踰

十八年始到職未朞以勤事卒於官𠕋年五十有四娶錢氏明
太僕寺少卿孺愿公女太僕長子某爲匪人所陷被誅餘子悉
遠徙公盡心力營救堅保持之家得以不破子三人德至貢生
德里舉人德圭監生女五人胥歸茂族考方伯公諱延著祖諱
祚重曾祖諱舜牧自有傳當公子德里甲午舉於鄉王露亦於
是歲中京兆試式得附同年後故聞公之行也稔尚懼未克的
的然載諸天下耳目而公子謂王露嘗忝跡翰林則發潛德之
幽光固王露職哉爰件繫公行之大者著於篇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年家子會稽傳王露拜手撰